



南疆逸史卷五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五十一

逆臣

金聲桓

金聲桓左良玉部將也以遼陽衛世職累陞淮徐總兵官隸左後隊宏光元年闖賊棄陝西東下左帥懼欲避寇而無名時朝廷皆亂馬阮用事猜忌諸鎮而傳聞太子北來且下獄欲殺之都人洵洵諸鎮皆憤上疏爭之左營胡以甯因獻計令良玉偽受太子手詔為壇而盟慟哭誓師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以抹太子為名至九江即劫江督袁繼咸以江西屬

金聲桓會良玉死軍亂其子夢庚至蕪湖宏光帝已被執以其軍迎降豫王令率諸將入朝獨聲桓不願北自請取江西以獻王許之乃與副將王體忠合兵還屯九江宣言

清馬步二十餘萬旦夕至降者免屠巡撫曠昭解印逃諸郡縣望風奔竄聲桓至南昌諸生十餘人迎之入城與體忠分城而居金營於東王營於西署置官吏誅錘侵剝諸豪強富家體忠士馬強不誅掠聲桓忌之會雜髮命至三日有未應者聲桓詭曰此王兵為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至則刺殺之王兵大擾攻金燒得勝門又燒章江門格鬪三日殺傷略相當王營私計潰散無主勢不能獨立聲桓知其情且戰且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降之以其軍中旗牌官王得仁統其衆自是江西盡屬金兵矣聲桓自以不煩一卒傳檄而定定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以授

新朝功最高意且望封侯及上功而詔以聲桓為提督得仁為參將視舊官更貶兩人意大失望聲桓乃恣為荒暴大治帥府役夫萬人窮極壯麗明士紳家資中百金以上輒誣以反論殺之沒入財產江西人莫必其命先是隆武立以楊廷麟為相督師江西萬元吉為兵部尚書鎮贛州隆武既敗十月贛州破兩督師皆死諸嘗官聞脫歸者畏聲桓不敢出聲桓為人陰鷙不泄方南顧明微北甚

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而自立而北來有司愈推挫此兩人

得仁本起羣盜性躁怵不堪折辱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立壇招致物怪役使丁甲以自發舒畜歌兒數十人私居服明衣冠張樂後堂令伶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此金玉兩家怨聲稍稍聞自贛州之未破也萬元吉嘗遣間使說聲桓反正聲桓夜召與語致殷勤而諸歸客聞之知可以口舌動也各緣所知私覲兩人微言隆武未死揚萬尚在公誠能以江西歸者封萬戶侯聲桓信之後巡撫章于天至遇諸將愈倨日從索珍寶奇貨及旅見又獨與文吏割炙飲酒坐聲桓得仁堂下酒半顧而嘻笑曰汝欲反耶兩人失色媿其從騎七月得仁如建昌將發于天遣吏追其餉銀三十萬得仁大怒搥案呼曰我王流賊也大明皇帝為我逼死豈畏汝耶聲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虎吼目睛盡出乃杖吏三十曰此三十萬餉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客有黎士廬者自薦於聲桓曰獨我知隆武所在聲桓資以往居其間黎生夜袖鎮江侯惟新伯兩印以入及王剛印一刻精忠報國四字曰此隆武所賜也聲桓喜甚佩之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昇以隆武印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吾聞烏金玉新敗於何騰蛟已使人往覘至而議之及還乃言烏金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於寶慶由是二人狐疑相伏已而巡按董來學亦覺金玉謀反有端揚言欲上聞而索得仁歌兒海物得仁滋怒日夜閉諸匠為旗幟鞍甲煉火器戊子正月既望章于天如瑞州或告得仁巡撫且伏兵於瑞待詔至而擒公得仁乃於廿二日勒部全營

謁聲桓厲聲曰今日舉事亦死不舉事亦死等死且為公侯乎遂反城門不啟殺董來學捕逐諸官吏令兵民盡依明服式遣人擒章于天於江中迎宏光大學士姜曰廣與共事稱隆武四年聲桓自為豫國公得仁為建武侯建置都督巡撫司道府縣等官職以兩家私親屬吏宋奎光黃人龍劉一鵬黃天雷吳尊周陳芳等為之而諸客首言明事者並不及惟陳天樂黎士廬林亮得部曹而已諸客既失望乃各自稱故銜出所藏隆武劄付網羅山澤之士以自樹黨天雷有妹殊色得仁嬖之故厚遇天雷天雷節折下士士多歸之建武之門幾傾豫國客聲桓弗善也而得仁大怒諸客鬻官聚眾恐其撓權乃定計逐客當此時金門下乃有一侯一伯一巡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兩御史三侍郎二十餘都督而諸自稱隆武郎中員外監紀者自陳天生以下皆桎梏榜掠踉蹌出國門云已知隆武實死桂王立於廣東改元永曆乃詐為隆武禪詔更署永曆二年又謀求益王子以監國縉紳有識者見其舉事譁張皆相告勿出東道義師侍郎揭重熙詹詹事傅鼎銓等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城中獨姜太保在位助調兵食而已二月庚午得仁西征有胡澹者詣軍門說曰君侯擁精騎數十萬反清為明冠帶之倫莫不踴躍以望今下九江易如拉朽若乘破竹之勢以

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遂誅諸吏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

聞風響應大河南北其誰為

清守此萬世一時也得仁異其言及破九江珍所鹵獲自部
送還以其謀質之聲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漢連
衡鄖襄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望援此為中策萬一不然攻城
破邑所過不留重為流賊此為下策若待永厯至而後北伐
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聲桓顧人龍曰策何宜從人
龍曰三策皆非也不聞窗王之事乎昔宸濠反江西以不備
贛州為贛撫王守仁所擒今高氏在贛奈何不慮聲桓心動
立議伐贛三月丙辰出師步騎舳舻水陸亘三日不絕使使
先賚卅印封高進庫進庫本無意鬪及見書怒曰金皇帝耶
乃來候我且永厯何在使者不能答遂勒兵出戰聲桓使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將白朝佐禦之曰戰酣來助朝佐追奔數十里徑至城下而
大軍不繼朝佐即收軍歸武昌高得復入城守相持七十日
四月十八日

大兵復取九江南昌懼城內外皆走五月辛未

王師至石頭始議築城明日鐵騎滿西山矣哭聲震野聲桓
兄金成功約降奎光殺之盡撤城外屋廬不及者焚之火光
燭天報至贛州聲桓秘秘之徐引師還十九日與

清兵戰於北河敗之獲其大礮三遂全師入城郭天才屯於
西岸六月二日得仁悉其精騎出攻壘兵未集
大兵橫出擊之大敗於七里街

王師雖勝而甚畏王名慮其襲之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得

仁生而顛二毛故云越十餘日竟城守莫敢出大將軍譚泰
乃行營築土城掘濠溝驅所擄丁壯老弱助役遠伐山木發
塚斲棺以為濠底溽暑蒸濕死者無慮十餘萬又起浮橋三
所于章江廣袤七里章江故深險沒水置石下椿上更累木
疊石以維舟當洄湍湍駛處死者數十萬當其在營薪樵疲
疫死者亦十七八圍漸逼諸將先後各托請援逸去郭天才
五戰三勝見城中兵不出亦撤營遁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
為繼室錦騎溢路忽城外大礮飛震舉國狂走得仁驚自是
酒荒日甚聲桓嘆恨而已諸將佐問事百無一應惟責姜太
保號召四鄉義兵胡澹予太保書曰國中擁貔貅百萬不能
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自金氏入城腴剝富良誅鋤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貞烈宿怨遍四維矣夫載舊主稱宗國固忠臣義士風動之
資也今獨陳九思孤軍百戰卒未嘗通聘幣其受命隆武揭
司馬傳詹事已厭其所為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而行
刳耳以當北兵如振落葉雖萬眾何益且即義士如雲前見
者摧折如此而欲使為金王出死力其誰聽之相國處重關
不知所在白骨如邱陵人之不存兵於何有姜讀之嘿然宋
奎光憂之以死勸背城一戰終不省城中米斗六金有狂僧
自稱摩訶般若能以術解圍試之以米五斗給兵民自辰至
酉合城霑足以為神共推為國師國師令城中皆唵摩訶般
若而縛葦炬數千人持一炬薰其端縱馬大呼敵即破矣得
仁覺其詐鞠之則北來間也磔之是日並殺章于天罷姜太

保以軍事付全鳴時啟視公私倉廩皆盡矣或曰此摩訶般若所攝也城中斗米八十金乃殺人而食至父子夫婦相牽就屠百姓皆願出城一戰而金玉終望外援不許民乃轉為大清耳目然全鳴時善守而王氏火器精悍復相持數月明年正月十九日大礮擊城山谷皆震而城遂破姜太保死於御家池聲桓衣其銀甲赴水死得仁欲突圍三出入不得前擊殺數百人卒被殺餘皆俱死於亂兵金玉起事凡八月卒無成而士民死者數百萬人或咎姜太保之不智云逸史曰金玉庸妄人也迹其始事值亡國之際假新朝之威傳檄而定不折一矢豈其智力哉其後乘民之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擁強兵拒名城使用策士之謀席卷以出即未能震動中原而長江上下必且響應粵中中興之機未必非一會也乃困守孤城坐待滅亡嗚呼江漢之間民之殲於左闖者衆矣而其餘孽乃復假義名以荼苦之非其分野之妖氛耶吾獨怪姜太保者南渡名臣也亦不量其無成而與庸妄人共事即有智者獻謀奇士設策而惘惘不省悲夫

南疆逸史卷五十五

大典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五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五十二

姦佞

馬士英

阮大鍼

楊文驄

劉承胤

馬吉翔

馬士英號瑤草貴陽人萬曆末進士天啟中以郎中出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遷陽和道副使崇禎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之官甫一月鎮守太監王坤奏其擅取公帑以充賂遺坐遣戍尋流寓南京與同年生阮大鍼相結甚權大鍼

者魏黨也由是望愈輕周延儒再相大鉞首以起復要之延儒以為難則曰士英我友也先之可乎延儒許之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衮因薦士英延儒從中主之遂起兵部侍郎總督廬鳳等處軍務從戎籍起驟膺節越非其望也已乃知為大鉞所汲引愈德之在任擒誅叛將劉超悍禦流寇數有功甲申之變南京諸大臣會議立君未定而福王方至淮以金印償博進士英物色得之大鉞乃獻謀曰國方有難先立君者功高當今天下清議歸史君而君握重兵於外若不早圖將為人副莫若約黃得功劉良佐與之分功而招高傑劉澤清以佐之兵勢在我史君無能為也然後我與君左提右挈挾天子以令東南萬世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一時在此舉矣福王於序為最近何不先致意焉於是士英遣其私人謁王舟中具啟援立意發使諭四將皆許諾士英遂致書魏國公徐宏基言已傳諭將士奉福王且至南京亦使人約可法於浦口諸大臣倉卒不敢異議五月朔迎王監國未幾即大位改明年為宏光元年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如故士英聞大愠遂不待詔率重兵入朝方士英之貽書可法勸立王也可法答書言王有五不可士英以其書鈐以鳳督印而藏之士英入可法動受其制及議遣出鎮司禮太監韓贊周言於衆曰馬相公宏才大略堪任督師史相公鎮靜匱一居守可也士英辭曰余積苦兵間久矣無能為也史先生撫安慶久著奇績揚淮民仰若父母馬督

是師者非公而誰可法東西南北惟公所使吾豈敢愛頂踵
不以宣力乎可法既出士英即入閣輔政仍掌兵部事權震
中外尋論定策功加太子太師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九
月加少傅進建極殿十二月加少師明年二月加太保士英
為人庸鄙貪黷本無智略初攬大權亦未敢遽與正人倍也
自起用阮大鍼與廷臣相詆排由是兩人愈相比而亂政亟
行上以迎立故深德之始終委任以迄於亡南都初建閣部
皆宿德在位士英尚斂手而大鍼日夜謀起用士英亦欲引
以自助乃先令劉孔昭等攻吏部尚書張慎言去之士英遂
以大鍼知兵薦卒用中旨授兵部右侍郎大鍼既得志顯與
正人敵士英悅其附己也甘心焉左良玉在先朝已跋扈至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是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陛見
日即面詰士英貪淫不法罪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
死士英大號呼上搖首不言澍出復具疏列士英十可斬上
覽奏意頗動夜令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大懼佯引疾而
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向上泣曰當迎立時舉朝皆附潞
藩非馬相公陛下不得有今日夫人有大功而負之不義且
今廷臣孰肯為朝廷任事者馬公去陛下安得優遊自樂乎
上嘿然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命澍還任然憾澍殊甚
故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及家居又降張獻忠澍在湖廣持
之急乃走京師以赤金女樂賂士英許許澍自劾士英即復
僑官削澍職己又募楚中尉朱盛濃言澍凌逼宗室立命逮

之樹匿良玉軍聲言諸將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林樹士英不
得已免逮樹由是與良玉有隙士英乃以迎立異議排姜曰
廣高宏圖呂大器卒與劉宗周徐石麒等俱去位士英愈無
所憚內倚中官田成張執中輩向上意旨外則與勳臣劉孔
昭朱國弼柳祚昌鎮將劉澤清劉良佐等相深結納而一聽
大鉞計有所舉行薦劾則大鉞主其謀令其黨上章而士英
承旨行之於是逆案諸人盡登啟事其死者亦予贈恤邪人
穢夫蠹起用事賣官鬻獄開助工事例令生童納金免試摧
及酒酤賄賂公行政日濁亂矣方是時

大清己定鼎北京方議遣將下江南置吏山東河北四方警
報狎至士英恬不以為意身掌中樞無一語及恢復事日以鋤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正人引兇黨為務初舉朝以起逆案誚士英士英稍自屈大
鉞計之曰從逆諸臣自謂清流蓋攻之以關其口士英欣然
因疏糾從逆光時亨周鍾項煜及鍾從兄鑣以諸人皆附東
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重賄入輒復其官
故張縉彥以本兵首從賊及逃歸即授總督時敏王國琦等
皆復故秩其刑賞顛倒如此

大清兵抵宿遷邳州未幾引還可法以聞士英見奏大笑謂
坐客楊士聰曰此史公為防河將士敘功賞賚地耳歲且暮
所耗軍資例應稽察有邊警則計部無以詰君以為敵誠至
耶高傑監軍衛胤文窺士英旨因論督師可罷士英喜即擢
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士將以分其權時傑死軍無主

可法方駐徐州撫定其軍及朝旨用脣文將士怒皆去汎還大河不守

王師得長驅以進矣及偽太子事起都下洶洶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諸避馬阮入良玉軍者且具言太子冤說良玉引兵救太子除君側之惡良玉已心動會士英方裁左兵餉於是大憾發兵東下移檄遠近數士英罪京師大震士英乃遣阮大鍼劉孔昭率禁兵禦之而檄江北鎮將黃得功劉良佐等兵從之而西並詔可法將兵入衛可法言北騎日逼淮兵不可退寸步臣願身入良玉營勸之勤王俟其不聽擊之未晚士英以可法將與良玉合軍愈怒嚴旨責之廷臣有言請無撤江北軍者士英於上前厲聲叱曰吾知若輩皆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左黨耳左逆至則若輩富貴置我君臣於何地我甯死於北兵不可死於良玉於是淮徐遂無備

大兵徑渡遊旗至瓜儀可法急保揚州得功敗左兵士英方遣使賫江上軍而揚州破

大兵逼京城矣士英不知所出其黨陰謀逆款上乃猝起幸太平士英亦奉其母走浙江京城遂潰士英之逃也率黔兵四百詐言衛太后駕緣道淫掠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不納士英攻殺之至杭州欲奉潞王監國王不聽已而浙東設守士英將渡江謁魯王魯諸臣力拒之乃依方國安於嚴州欲入閩閩亦不受國上敗大鍼說之俱出降已又思為內應具奏於閩閩亡得其奏斬於延平之黥淡灘貝勒曰我為天下

誅賊臣剝其皮而屍之
阮大鍼字圓海桐城人曾祖鶚嘉靖中為福建巡撫開倭寇
之亂者也大鍼機敏猾賊有才藻始舉進士授行人擢戶部
給事中以憂歸與同邑僉都御史左光斗善而趙南星高攀
龍楊璉等鄙之以其躁妄使得志必敗國天啟四年大鍼當
遷吏科僉議以京察方行大鍼不可任將用魏大中
大鍼心恨陰結中璫得之自是附魏忠賢與其黨結為死友而仇視
光斗等矣然畏東林攻己未一月遽請歸未幾汪文言獄起
連殺璉光斗等六人又明年連攀龍等七人是時大鍼里居
未與事也然對客則詡詡自矜其能謂我坐而運籌能殺人
於千里欲使人畏已由是人皆指目謂魏奄之惡大鍼實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是年冬召為太常少卿其事忠賢也內甚親而外若遠之
每投刺輒厚賂閹人燬焉居數月復乞歸崇禎改元誅忠賢
大鍼草兩疏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謂
七年之中亂政者前為東林後乃崔魏也馳示楊維垣令審
時勢而奏之時維垣方與編修倪元潞相刺排指言東林之
邪不在魏黨下得大鍼函大喜為投並論疏聞者咸切齒及
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即劾之以其頌美贊導列名逆案之
四等論贖徒為名民終莊烈帝世廢斥鬱鬱不得志然未嘗
一日忘仕宦也賂遺朝貴求所以湔刷者終無其術帝又明
察有以逆案薦者輒得罪大鍼無可奈何乃流寓南京治亭
臺園圃畜聲妓以自娛己聞流寇日熾上不次用人則招納

遊俠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禮部主事周鏞方家居讀書茅
山間而惡之合復社諸名士移檄逐之曰此亂萌也留都重
地豈可使奸徒煽惑大鉞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
結往來甚密周延儒再召大鉞輦金要之維揚頓首流涕曰
大鉞已以身自託於公公奈何熟視大鉞之困阨而不一援
手延儒曰嘻難也久之曰知交中誰與子最密也大鉞以士
英對延儒曰然則吾起士英令士英轉薦子庶有濟延儒入
閣即起士英總督鳳陽大鉞又與守備太監韓贊周甚暱京
師亂中貴人南奔者大鉞因贊周遍結之大鉞既陰與士英
謀立福王而恐王不知也則令羣奄交譽大鉞才以其演詞
曲諸遽劇進宮中上固喜優樂己心識大鉞名而士英方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國乃以邊才薦且言諸臣定策之謀而大鉞啟焉其附璫也
亦無實迹遂命大鉞冠帶陞見大鉞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
十四隙疏並自白孤忠被陷皆由東林於是舉朝大譁大學
士姜曰廣高宏圖持其章乞下九卿科道集議侍郎呂大器
大僕少卿萬元吉府丞郭維經大理丞詹兆恆給事中羅萬
象陳子龍御史陳良弼王孫蕃米壽圖周元泰左光先郎中
尹民興懷遠侯常延齡等並言先帝欽定逆案不可擅改大
鉞逆案巨魁必不可召士英為大鉞奏辦而歷詆曰廣等居
月餘竟以中旨起大鉞兵部添註左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
言魏璫之毒大鉞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
才終病世道大鉞進還實係江左興亡之寢成命不聽尋命

巡閱江防明年二月進本部尚書大鉞既得志專務報復盡
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陞郭如闇周昌晉虞大復徐復揚陳以
瑞吳孔嘉等布列要路為之羽翼而以所善張孫振袁宏勛
劉光斗等置言路為爪牙橫制朝政乃斥逐曰廣宗周以下
諸正人劾周鑣雷縝祚殺之朝端側目惟所欲為矣會有狂
大僧悲妄稱王捕得下詔獄大鉞與孫振謀曰假此誅清流
一網可盡也今大悲稱引史可法輩數十人指以將擁戴潞
王書諸臣姓名納大悲袖中至讞時而出之因造十八羅漢
五十三參之目海內人望無不備列錢謙益先已入其黨上
疏頌士英功德且為大鉞訟冤脩好矣大鉞憾不釋而列焉
獄詞詭秘朝士皆自危而上不欲興大獄士英亦難之乃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誅大悲而止大鉞雖以知兵薦顧問以軍事茫如也一切邊
警悉寢不奏而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為文選濁亂銓政
以賄為遲速高下清卿要秩皆有定價再舉考選所擢給
事御史悉其私人嘗欲罷撫按糾薦令輸金於官糾者免薦
者予其謬誕如此江西副將陳麟鄧林奇以功當為總兵大
鉞徵其賄萬三千金不得終不給勅印諸白丁隸役輸重賄
立躋大帥都人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初士英本
德大鉞故排羣議而起之所言無不從及大鉞勢盛則結內
奄徑取中旨勢且陵其上吏部尚書缺士英欲用張國維而
大鉞先以授張捷士英愕然良久浸畏大鉞矣或曰今海內
崩離瞻烏未定明公何苦乃爾大鉞曰古人不云乎日暮途

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左兵內犯黃得功率師入援大鉞與
劉孔昭等羅拜之得功曰拒寇吾職也諸君何為若此乎得
功再敗左兵大鉞以為指使功再賜銀幣與朱大典俱加大
子太保越日而上幸太平大鉞入見舟中上思幸浙命朱大
典先行治兵大鉞因隨之入金華大典留與治軍事士民知
者復檄逐之乃送方國安軍士英先已在頗悔用大鉞以敗
國而已亦流離無所容也相與齟齬大鉞乃陰通款於
大軍為之間諜明年

王師渡錢塘大鉞至江干迎降先是貝勒出京內院馮銓已
先薦大鉞才及是召見大鉞甚款洽大鉞乃招士英國安俱
出降而請前驅破金華以自効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兵所過野無青草諸帥無所得食大鉞出私財預飭廚傳
所至羅列肥鮮邀諸帥遍飲之諸帥訝其具也則應曰吾之
用兵不測亦如此矣駐帳則執版唱歌以侑酒日歷諸帳人
人交歡以為常從攻仙霞關既抵關舍馬疾步上嶺從者聞
其大呼雷公宥我頃之僵仆在上已死矣空山無所得棺三
日後以門扉往舁之則潰爛垂出矣夫續祚未必為崇然思
誅之必也大鉞無子京城之潰也百姓聚焚士英大鉞廬舍
大鉞歌姬甚盛皆為人所掠云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萬曆末舉於鄉崇禎時官江甯知縣
御史詹兆恆劾其貪污方待訊而國變文驄娶士英女弟士
英之議立福王也遣其甥鼎卿先往告王王時流竄困甚侍

衛蕭條布袍革帶資用乏絕鼎卿既見致士英意即市酒餽與王酣飲王大樂與定布衣交既即位授錦衣衛指揮士英因起文驄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監軍京口文驄薄有文藻頗善筆劄性好結客既得志愈益發舒諸有求於士英者多緣文驄以進公卿日滿其座其為人豪傑俠自喜推獎名士以自附於聲氣士亦以此稱焉鼎卿日愈寵倖近臣莫二其所奏請立獲俞旨雖士英不逮也以故父子氣焰赫然一時半載中鼎卿官至都督而文驄亦遷兵備副使分巡常鎮二府監大將鄭鴻達鄭彩軍文驄移駐金山扼江而守築長垣以蔽礮石及

大兵臨江文驄還軍與鴻達等軍並列南岸隔江相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兵編竹木為筏縛葦為人持戈執燈黑夜亂流以渡南岸不知礮石叢發厥明視之筏多碎空無人以為果礮敵也日奏捷至士英大喜以是恬不為備初九日大霧彌江大兵乘霧潛濟舟已泊岸諸軍相顧驚駭文驄倉惶列陣甘露寺前

大兵畢登岸以鐵騎馳之悉潰走文驄率所部南還五日至蘇州聞南京失守豫王所遣安撫使黃家鼐且至蘇州吏民迎入城次日文驄令士卒為雜門役中猝起斬家鼐首以徇蘇之紳士方謀起兵已知為文驄軍至也大悅然文驄度蘇州不能守取庫金二十萬移軍入浙初隆武帝之自鳳陽得出也至鎮江與文驄遇相與交好及是帝至杭州使其子鼎

卿上謁帝喜曰吾故人也帝入闕嗣位遣使奉表稱賀鴻達
又復推引之乃拜文驄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
務令駐軍處州恢復南京加鼎卿太子太保手詔獎其父子
擬以大小耿士英敗國所至不容將因鼎卿以入闕鼎卿乃
先上言稱引士英言士英遇難不忘國勸已舉兵陰扶社稷
並言魯王監國非正己不受教印帝並手詔褒之及
大兵渡錢塘文驄與魯王大學士田仰同遁至山島中軍士
尚萬人無何與仰同遣卒載幣帛獻貝勒於道迎降貝勒受
田幣而殺楊使者明日閱其兵令田兵居左楊兵居右各釋
兵械驅田兵出以鐵騎圍楊兵而殲焉文驄父子皆死其監
紀孫臨亦不屈死臨字式公桐城諸生兵部侍郎晉之弟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人舉止風流文采動人後避難台州文驄招之入幕奏為職
方主事遂與同難

劉承胤南京市人也有膂力酗酒無賴自號劉鐵棍應募為
兵從征蠻獠累功至副總兵宏光既立何騰蛟總督楚中奏
為總兵官令鎮武岡承胤本不知兵性剛愎以劉鐵棍之名
動遠近騰蛟亦誤信之與為姻丙戌七月隆武封為定蠻伯
愈驕蹇自恣兵科龔善選以冊封李赤心還過武岡承胤令
兵辱之丁亥春正月李成棟陷肇慶永曆帝入桂林是時孫
可望方自蜀潰入貴州而丁魁楚敗於岑溪見殺樂平亦不
守桂林大恐會承胤兵至全州見疏迎駕司禮監王坤請上
幸其營既入衛即劾王坤為弄權於眾中毆兵科劉堯珍以

其譏訕大僕寺鄭逢元逢元承胤戚也錦衣衛指揮張同敞與御史傅作霖質之曰爾來迎駕而屢辱朝紳何也承胤不悛既見上佞侮無人臣禮御史瞿鳴豐劾之次日承胤至朝謂御都史楊喬然曰汝為憲長而言官輕率妄言汝不能禁何以表率以拳揮之喬然怒與之爭至裂官帶眾救之乃解喬然鳴豐具疏請罪杜門不出承胤乃分三千人援桂林自奉上幸武岡以岷府為行宮進封武岡侯承胤請封錦衣衛指揮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皆為伯薦其姻鄭逢元為兵部右侍郎以劉遠生為太僕寺卿劉湘客為右諭德主事劉鼎為御史萃士劉魯生為編修四人皆以劉姓與承胤為兄弟者也故得擢承胤自恃兵盛挾制朝廷驕橫日甚而羣臣畏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剛暴爭諂之以自固文章頌功德乃封興國公加上柱國賜上方劍蟒玉督師大學士何騰蛟聞承胤之專恣也怒承胤向為騰蛟部將趨走麾下至是挾上以自重忌騰蛟威權出己上思奪其兵柄請改騰蛟戶部尚書專理糧餉上不許會騰蛟朝行在承胤遣人諷騰蛟繳督師敕印騰蛟不可承胤自至索之騰蛟曰豈有旨耶此何事可以私授承胤曰今督師非我莫能為也騰蛟曰吾所統諸將惟張先壁最弱汝尚不能制何況郝永忠諸人耶汝能制先壁則我且讓汝承胤語塞而退乃伏干騎於道中將俟其行殺之騰蛟偵知之請於上以趙印選胡一青兩營為督標既而辭朝上賜金幣敕廷臣郊餞騰蛟稱疾不行駐城外荒寺忽一日率兩營夜

發盡殲其伏騎承胤諱之不敢言而張先壁方自江西潰入楚駐兵武岡不去承胤出與戰屢敗相持月餘上遣兵部主事龍之洙持節往解之先壁乃還駐沅州七月督師堵胤錫疏劾承胤請率高李諸將營出江西承胤始懼請上加胤錫兵部尚書賜上方劍以慰之上乃召商邱伯侯性入衛先是性以左都督開藩古坭承胤啣其不附已誣以通款李成棟將召而殺之而性方大破李兵於大藤峽口捷聞並上成棟誘降書上大喜立封商邱伯甯性聖皇太后賜其母田氏珠冠鳳袍內侍李國泰囑使者曰太母親解所御袍勿落他人手田氏得之心動捫袍帶得寸紙曰承胤惡甚操卓朕母子日坐湯火卿其念之田氏慟哭趨性將兵入衛八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兵破常德留守瞿式帮請駕還桂林上召承胤問之承胤茫然無以應但曰我兵衆必不敢至越數日警報疊至承胤密議奉款上覺之與大學士吳柄議由古坭走柳州丙戌承胤挾岷王出降馬吉翔謝復榮奉上及兩宮斬關出復榮請上疾馳而身以五百騎斷後力戰偕死追兵益急鳴鏑相聞會侯性兵奄至奉上次靖州乃得免於難承胤既降移之武昌十一月其部將陳友龍叛主帥疑承胤與之通謀明年四月以兵圍其營盡誅之數萬人無一免者

馬吉翔北京市人也銅梁人性便黠巧佞粗通文墨往來內侍門下得其歡心高起潛出為監軍吉翔隨至軍授都司起潛之惡皆吉翔啟之後調守廣東乙酉思文帝在閩吉翔

部送粵餉赴行在自陳本錦衣世職遂陞錦衣衛僉書時典籍散佚莫之攷也奉使楚中詣附諸將軍功奏報必竄名其中累陞安東副總兵官粵中立國又營求諸勳戚附擁戴功陞指揮使內交宦暨外結諸鎮因得在上左右劉承胤之奉上至武岡也吉翔復附之承胤請封吉翔為伯御史毛壽登曰金吾非邊鎮比也且吉翔無矢石功何得驟進五等吉翔怒疑出劉湘客指也造飛語以激怒承胤請於上將廷杖壽登湘客以廷臣申救而止及八月武岡破承胤降吉翔奉上出幸靖州十二月上自象州欲往南甯兵戈充斥道路荒阻文武諸臣皆微服行吉翔傍御舟褰裳涉水挽洩上下上見之渾涕卒與嚴起恆扈駕溯十八灘還桂林流離艱苦風雨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不避取為小勤以媚於上上愛之進封文安侯入內閣掌絲綸房事尚司票擬雖瞿式耜不能比其親信也庚寅正月庾關失守上倉卒幸梧州命吉翔與李元胤留守肇慶四月督兵與陳邦傳援廣州駐山三水觀望不敢進九月與大兵戰於清遠峽敗績元胤奔於行在十一月廣州破上幸南甯吉翔乘礮船至三水追至上所礮船吉翔所獻以備緩急者也時百官奔走者饑凍無人色吉翔獻四千金以供賜給吉翔歷事既久結納日侍媚入宮禁凡內庭舉動必預知之先意迎合於是上及太后皆深信之以為忠勤命掌戎政不知特諂諛之才耳其心叵測也及孫可望既入雲南揚畏知勸之勤王可望回以兵威遙制朝廷脇王封廷議久不許

可望乃遣總兵曹延生胡正國率兵六百人至南甯名為入
衛實向朝廷動靜吉翔已通款可望私謂管營勇衛營內監
龐天壽曰今朝廷日微而秦王勢愈隆甚殆天啟也我輩早
自結納富貴可延蓋與延生正國結兄弟歡彼秦王腹心也
天壽然之強與二人盟盟畢吉翔曰秦王功德兼隆天命已
歸我意欲令主上行授禪事兩公為我先達誠乎延生正國
雖武人性實忠義聞之愕然曰此國家大事公何易言且我
軍官也軍事得啟之其他不敢聞命吉翔天壽乃私啟可望
可望知中外人心未服亦未之許也而延生正國素善大學
士吳貞毓具以吉翔言告之且曰公大臣也安危係焉宜勸
上駐廣西境係屬人心號召遠近以阻奸謀吉翔偵知其語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報可望曰事且成而為貞毓所阻壬辰二月可望遣兵迎駕
至黔改安隆所為安龍府居之安龍在萬山中羣蠻雜處俗
荒陋市物無所得茅茨土庫文武隨從者四五十人而已而
可望自居貴州省城造宮殿設百官挾制朝廷不順者殺之
吉翔愈益附可望憚貞毓之正陰嫉其黨冷孟祚吳象鉉方
祚亨交章劾貞毓欲去之賴上素知其忠奏寢不行吉翔乃
欲假可望令以內外事專委己與天壽羣臣不敢不聽聽則
受禪事兩人可主也而難於宣示中外令相應遣其門生郭
璘說武選司主事胡士瑞曰主上大勢去矣公等遲留無非
為爵祿地耳惟智者能先時夫棄危主輔新朝先時之道也
愚觀天命已歸秦王秦王甚重馬公以大事任屬之公宣布

此意於在廷上下協和行授禪事擁戴之勛非公而誰士瑞
厲聲叱曰汝病狂喪心欺妄朝廷遂謂士大夫無人耶璘慙
而退郎中古其品者善畫有名吉翔復遣璘持白綾令畫堯
舜禪受圖其品怒不肯吉翔報可望可望鎖其品去杖殺之
六月可望劄諭天壽吉翔令掌內外機務如吉翔指中外惶
懼給事中徐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紬主事胡士瑞張鐫相謂
曰二人曩在楚粵竊弄威柄致鑿輿播遷今不悔禍外附賊
臣一人孤立百爾寒心我輩畏縮不言將莽操之禍生於旦
夕各具疏劾之章三上二人奸始露上大怒欲究治之二人
懼入宮求太后得免由是深怨極等欲以事誅之矣上寢不
能堪私與貞毓等議將召李定國入衛密具敕遣使諭定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畏吉翔知之遣往祭興陵因留守南甯吉翔已疑聞其事未
審也會劉議新自定國營至南甯不知吉翔之不與謀具以
告吉翔大驚遣其弟雄飛疾報可望可望大怒甲午正月遣
鄭國至南甯即訊吉翔徐極等知事露復文章劾吉翔天壽
乞上所誅速以絕奸萌天壽懼與馬雄飛奔見可望具言與
謀者姓氏而十八人之獄成矣語在吳貞毓傳方獄之急也
鄭國至行朝擒十八人者酷刑訊之吉翔以頭觸貞毓者再
以其幼女賂鄭國為妾鄭國留宿二夕而還之明年可望所
襲定國者敗於歸朝土司定國疾驅安龍丙申三月扈駕入
雲南命靳統武執吉翔及其家屬數十人將奉詔誅之吉翔
日夜諂統武及定國所親信金維新龔銘兩人悅言於定國

稱吉翔之才為之訟寃定國召見吉翔吉翔頓首盛稱定國
功高千古無兩諛之不容口定國武人慙直聞其言則大喜
而維新銘又交口譽之且曰吉翔朝廷舊人今既歸誠若在
閣必與我相應定國以為然薦吉翔入閣辦事吉翔外挾定
國勢以制朝廷內假朝廷寵以動晉王於是內外大權復歸
吉翔上亦無如之何矣明年丁酉八月可望反大出師攻雲
南其下叛之與定國戰而敗走長沙降於洪承疇定國上疏
請贈諡十八人者立廟安龍而昔日與事未死諸臣周官裴
廷謨許詔亮金簡等復劾吉翔然吉翔新與金維新朋比竊
政定國聽其蠱惑奸黨布列識者知國事不可為矣其明年
戊戌孫可望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兵入雲南定國不能禦己亥二月上發永昌將入緬甸時
扈駕者惟勒統武兵而將軍楊武馳言追兵且逼吉翔輜重
甚盛慮為所劫促駕即行羣臣妻子不及顧貴人宮嬪相失
者大半惟吉翔之資裝無所損至緬界緬人請從者釋兵器
沐天波不可吉翔即傳令釋之由是為緬人所制上在井亘
緬人供奉日衰天波將奉上走戶臘撤孟良諸地吉翔復持
之而止緬人忌外兵之迎駕者吉翔即與守關官敕曰朕已
航海入閩有官兵至即殺之內外隔絕勢愈困矣其秋上病
足日呻吟而諸臣日縱飲中秋之夕吉翔與內侍李國泰飲
王皇親家召伶人黎應祥使歌應祥泣曰今何時而尚為此
樂乎且此去宮門不遠上體不安豈宜驚動吉翔以其語切

鞭之時諸大臣多短衣跣足入緬婦市中席地謔笑蔬果至則纂取之緬人相謂曰天朝大臣重動如此安得不亡九月緬人進稻命給從官之貧者吉翔私之都督鄧凱詈之於朝曰老賊生死未知尚欲營私圖升斗利耶吉翔令僕仆之傷足三年不能起因得免咒水之難其明年庚子定國白文選屢敗緬兵吉翔慮出險後諸臣攻其短也請陞擢以牢籠之於是營求者紛紛不得則至銓堂肆罵吏部尚書鄧士廉尤諂事吉翔以冀他日入相久之諸臣困乏有三日不舉火者吉翔擁厚賞不肯給請於上上無以應乃擲皇帝之寶於其地吉翔取而碎之以給諸臣鄧凱獨泣而不受私歎曰不祥也其明年定國愈進兵攻緬緬酋長弒兄自立遣人邀諸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往飲咒水吉翔令盡行至則圍而殺之自松滋王而下凡四十二人吉翔與焉十二月緬人送上如大軍明年壬寅四月蒙難明自此遂亡

逸史曰甚哉世之否也人材遠不逮古非獨君子遜焉即小人亦遜之矣何則古之奸回敗國者皆智術深險財略橫出雖明君察相往往受其熒惑而不之悟其行事亦足以愚一時士大夫者如唐宋之李林甫盧杞蔡京秦檜之徒是已今自士英大鉞以下諸人直庸鄙淺陋狙獍之夫耳遭逢亂世挾柔闇之主嗜財貪勢樹怨叢詬昏蔽瞽眩甘心禍敗非有能剗制奸雄籠牢材智之術也故林甫能制祿山而馬阮不能駕四鎮秦檜能和金人而馬阮不能殲

天討即其同文之獄黨人之碑彼能生殺惟己而此不能治
一黃澍反令馳檄入討也及夫內寇外警烽火日逼三尺童子
亦知亡在旦夕而廟堂猶泄泄焉賞功拜爵宴然自娛至
魚爛土崩身家俱隕而後己承肩吉翔愈鄙下不足言悲夫
彼固庸奴也而親之信之以國事委之者又何人哉然則後
之小人固李泰之徒所不屑與為伍者也

南疆逸史卷五十六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跋

歸安楊鳳苞秋室著

其一

南疆逸史吾鄉溫孝廉睿臨譔蓋述明季福唐桂三藩之遺
事終以魯藩附之紀略四列傳五十二計五十六卷首列自
敘及凡例二十則簡而有法是非未大悖於春秋之義世稱
信史不特網羅散佚備勝國之舊聞已也然微嫌其失之太
簡要必為之注以補其闕遺若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而後
文獻足徵焉考其例中臚引書目四十餘種亦稱賅備第以
予所知三朝之野史出於是編采擇之外尚多其兼紀三藩
事者則有吳藩昌三朝大事記沈東生三朝宰輔年表封爵

年表韓昌基日昃月虧錄潘居貞鞠旃小史是書及均屬編年

體自甲申至辛丑止凡兩大冊往見之舅氏沈北垞先生許

按鄭湖錄云子求鞠旃日記一覽而不可得聞其記鼎革時

事甚悉及庚子辛丑數年中若錄上諸大案歷歷如繪故甚秘

不以其示人據此則小史餘氣錄二書即從日記中鈔出者

某殘明紀事明末紀事明季南略南北實鈔楊陸榮三藩紀

事明末其紀北都國變兼及南都事者則有沈國元甲申大

事紀錢敷甲申傳信錄釋法遜甲申核真錄李延是崇禎甲

申錄碧水翁甲乙編年錄徐肇台甲乙記政錄東村老人明

季甲乙事略李遜之三朝野記王世德崇禎遺錄某崇禎紀

略崇禎紀事國變紀實原名北都敘略後續其專紀福藩事

者則有顧紳中興頌治中興記錄朱鑑等中興肇記何光顯

中興全盛錄馮夢龍中興從信錄永曆史臣聖安實錄董文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語予云實錄十二卷昔從羊城故家見之猶是當年進呈原

本前有敕撰旨一通表一通總裁纂修膳錄銜名一通嘗錄

已卷首數翻入所見書目中是時偶遺書零落可歎也吳應箕

留都見聞錄顧炎武南都時黃宗羲汰存錄夏完淳續幸存

錄史元舊京遺事某南渡錄與李清所南都大略南都雜著

南都愴見錄其兼紀唐桂兩藩事者則有周齊曾閩粵春秋

吳晉錫孤臣泣血錄吳系蹈東小史朱繼升三閩四廣三朝

史館分纂紀傳稿本天末山樵南樵外紀其專紀唐藩事者

則有徐肇台續丙紀政錄褚廷瑄閩史李令哲福京大事略

吳門嘯客鎮海春秋某閩海紀略陳睿思撰者中興錄鐵函

溪上安隆逸史郭良史滇黔近事戴有孚辛壬錄某永厯紀
事粵遊紀聞野筆其專紀一人一事及合紀殉難事者則有
朱子素乙酉紀事牆東先生識小錄王幾信書某揚州十日
記沈彥章四鎮始末顧岑三大忠行實贈太師史忠清公
公一贈中湘某江左二臣傳史黃沈蚪三吳義旅記施世傑
酉戌雜記孫烈士傳姜廷梧守淞紀聞載東旻行間紀略熊
緯幸顛行程日記會晚贛州守禦日志金王及正事跡宋之
盛江難述嚴焯蜀滇構杙廷孫可李晉王事述一名晉乘記
彭遵泗蜀碧釋今種寅卯軍中別集李延是南吳舊話錄史
惇慟餘雜記八十朽人遺事瑣談某生還紀事或云鄧天潢
譜是編自稱名曰李清諸忠紀略高承埏自靖錄承埏所輯
與不著姓氏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來殉節諸臣迄歲乙亥陳濟生忠節錄戴笠殉國彙編則一名
止其子古紀續成之亥陳濟生忠節錄戴笠殉國彙編則一名
事紀骨香集紀女子耆舊集紀隱逸發潛錄趙庾殉節諸臣傳
徐興本朝生氣錄今種四朝成仁錄黃容忠烈編鄭亦鄒明
季遂志錄趙哲士三續表忠記葛世振昭忠錄任暉表忠紀
錄略某國殤紀略丹忠錄南忠紀實明末忠節列傳其專紀
魯藩事者則有周齊曾魯春秋韋全社魯監國宰臣卿寺年
表潘居貞甬東餘氣錄張煌言北征紀略徐方烈淞東紀略
閔及中海島閩歷於穎今魯史余增遠魯歷總百一十餘種
合原采書目凡百六十餘家又諸明史定本及諸通紀編年
約有百餘家以暨故老遺民之奏疏文集私乘家牒稗官小
說又不下二百家而山經地志之書不在是數及今羣籍具

存取而甄綜攷其同異刪其紕繆拾其佚遺補其缺略以分
注於紀傳之下俾亡王播遷之慘外無漏跡而後世有國者
覽之亦足以為殷鑒矣吾宗拙園精熟故明史事向予假是
書爰跋此以貽之冀其博采掌故銳意編摩汗青有日子雖
樛昧猶能預於校讎之役拙拙園勉旃昭陽赤舊若修病之
月小玲瓏山樵鳳苞書

附錄逸史凡例一則

野史中有兼紀三朝事者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
聞是也有紀國變及南渡事者夏允彝幸存錄文秉甲乙
事案許重熙甲乙彙略李清三垣筆記是也有專紀宏光
事者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義宏光實略李清南渡略是

大典傳氏長恩閣鈔本

也有兼紀隆永兩朝事者黃宗義行朝略錄錢秉鐙所知
錄瞿昌文天南逸史劉湘客行在陽秋是也有專紀隆武
事者閩人思文大紀是也有專紀永曆事者沈佳存信編
魯可藻嶺表紀年劉湘客揚在綦毋遂象郡紀事馮甦劫
灰錄某南粵新書粵事紀略鄧凱滇緬紀聞滇緬日記是
也有專紀一人一事者應廷吉青燐屑史德威維楊殉節
始末袁繼成靖江紀事某北使記康范生虔事始末某顛
州乙丙紀略某江人事記徐世溥江變紀略章曠楚事紀
略沈荀蔚蜀難敘略楊在朱容藩亂蜀始末武岡播遷始
末孫可望賈王始末犯闕始末安隆紀事鄧凱遺忠錄求
野錄是也有專紀魯監國事者黃宗義魯紀年四明山寨

記舟山興廢記日本乞師記馮京第浮海記鮑澤甲子紀
略陳睿思閩海見聞紀略阮疇生海上見聞錄是也共四
十餘種其間紀載有詳略年月有先後是非有異同毀譽
有彼此迺取萬子季野明末諸傳及徐閣學明季忠烈紀
實合而訂之正其紕繆刪其繁蕪補其所闕撰其未備以
成是編其他未見之書尚俟再考然大略具是矣
案贛州乙丙紀略雩水易學實譔黃宗義宏光實錄一名
宏光實錄鈔又名宏光紀年行朝錄本隆武紀年永曆紀
年二書而合僅者舟山興廢記一名舟山紀聞閩人思文
大紀一名三山野錄
又案鮑埼序外集題天南逸史云是書殆瞿留守族人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為故多稱先太師又間稱稼軒而述留守之言稱之為弟
又言在留守幕府為之理錢局事則亦嘗仕於桂矣而予
考庚寅桂林百官簿無其人也其日稱是年圖入蜀不果
又往來恭城頗與永國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於
詹世勳則是預於太湖集師之役者也嶺表紀年曰己丑
守輔瞿式邦同族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授行
人則是書殆即其所作其所志留守身後事有御史姚
端有楊藝有楊美浮屠清凝今明史但有楊藝耳可采以
補其闕予謂謝山以為瞿某所撰近是哂園誤為以瞿昌
文紕繆殊甚書中述留守言稱之為弟豈不知昌文乃稼軒
孫非稼軒弟乎昌文自有粵中紀事及粵行記方簡討密

之題其後云我讀粵行記長歌三四闋此事入青史金石
可以鏤中興賴留守功高齊業薛浮海來公孫公孫洵人
傑自從撫粵軍邦家悲杞檉卷地騰風波陵谷變凹凸五
載田園傾支措餘穹室省親代父母望雲眼可挾伶仃一
書生艱難愁蹙躡孤身萬餘里出門何其決戊子臘月朔
從此負羈縲適有^劉文華具舟相提挈吹簫算資斧囊不滿
三鈔南屏叩老僧傾橐倒行襍蒿垠銳脫綠林天台遭雨
雪兩足凍入髓五更猶慄冽東黑衝毒霧夜飯裹麥糲十
日見甌城旅舍相逢瞥同盟秋趙屋先已過東浙接得高
堂信回顧心悵悵劉君歸取資拾薪晨自爇且復畏關津
縮首苦日暘喜遇新安商吻沫扶孤子因入沙埕關里巷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儼中櫛便附安海艘火島望中葭晚靄指高州音塵海外
外截石井復開帆黑洋風颭颭波濤撼天地喧豗心膽裂
悲歎驚蛟龍泪影歎魚鼈河北真望洋海賦信磔沕幼安
能從容恭祖免蹉跎仗庇東北風正袂救漂溲得泊吳川
港陸程有前轍五日至蒼梧翹首鸛鳴埗覓船叩郡守探
札白藩某訛言桂林省烽燧正侵軼趙子請先行郡齋息
疲忝翼日繡衣請藍纓差吶吶始睹王父書綢繆桑土徹
整衣催櫂楫水漲溢隄埒一夜三十丈圍市湮樞楔突擁
控弦兵洶擄如草竊蛇豕蕩神州荼毒存餘孽避燄向封
川徒步猛趨蹶小道通臨賀茆檐伴棲堞荒村久畏兵柴
荆半局鏞盛暑喘炎日雨汙雜流歎乃抵昭江郡重跣力

已竭桂林間孫來倚門望日眈大母更焦愁病中數驚瞞
豈謂在大墟遂此先永訣聞言仰天號奔馳探前訣既至
拜王父齊哀而麻經干涕復萬語左右助嗚咽援筆敘其
事中間甚曲折我歎公孫來春秋大書揭此事敘昌文以
戊子臘月自吳赴粵己丑徂暑始抵桂林與嶺表紀年所
云己丑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書年相合共美瞿純仁元
初子也見東澗元初墓志銘中謂其取友曰瞿汝說星卿
所由留守稱之為弟耳明天南逸史出自共美所纂夫復
何疑

又系謝山題嶺表紀年云是書未知出何人之手似有憾
於稼軒與別山者其謂稼軒僕周文顧成之橫至此之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陵之游七嶺外大臣惟於元擘魯可藻不為之屈餘雖別
山不能免周文死顧成官至錦衣僉事後為稼軒孫昌文
縊殺之於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言別
山為與元擘爭為督師激怒稼軒收回成命果爾別山非
貞士也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勳鎮習氣疑出自愛
憎之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大節可保其無此
然士大夫亦不可不以此為戒也再題云魯尚書可藻在
桂王蓋章曠之亞而出堵胤錫之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
能也明史不為立國傳乃闕事嶺表紀年載其於己丑冬
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廷樞已殉節贈侍讀而召張自烈
為檢討且以沈壽民劉城康范生為給事中杜如蘭金光

多為禮兵二部郎張之升金光旻為行人當此恩恩而以
搜羅遺逸為事亦見有明三百年養士善政不替也明史
楊廷樞傳亦失載紀年歷詆稼軒則作者必與稼軒不相
能可知哂國園以為魯可藻所述非也考可藻與稼軒悉
心協力共守桂林焦璉歎為文官如此我能滅此朝食者
也可藻自署總制兩廣銜稼軒曰方今武臣多自署督鎮
妄自尊大貽笑遠人君奈何亦效此果欲兼撫蓋令予代
君請乎可藻遜謝之即此二事可知可藻斷不毀稼軒紀
年之書必不出自可藻手也決矣稼軒手評金道隱嶺海
焚餘擊節歎賞及五虎之敗也七疏申救又具密揭封進
呈王太后其袒護至矣然不必為稼軒諱也謝山於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末諸王事如數家珍而獨於稼軒之比五虎猶未之或知
也何與甚矣權史之難也哂園譔可藻傳載其建議勸學
又請卹周鏞雷縉祚鄭元勳諸人獨不及召錄諸賢一疏
亦其疎也因錄謝山跋語以補之著雍孰牂病月辛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二

注史之法以劉昭裴松之二家為極軌

國朝徐氏炯之五代史記注厲民鶚之遼史拾遺杭氏世駿之北齊書疏證金史補闕皆仿而為之者杭氏又有陳壽三國志補注增益松之所未備而徐氏補三臣傳於死事似更為劉裴二家通其例矣溫孝廉逸史一編予病其太簡因屬吾宗掘園討論羣書旁參互審草創具注而覆閱體例更嫌其有未善者后妃皇子不立專傳附於紀略之末前史例有之因時制宜可也而列傳不分立儒林孝友文苑隱逸獨行方牧等目則曰人數無多未由分晰僅以隱逸一傳概之愚竊以為不然夫鼎革之際士人出庭之節固尚論者之所先

然不有不專以隱逸一節標著者乎則列傳不可以不分立
宜從其重者而特書之也當此之時儒林大有其人矣若孫
奇逢夏峯張履祥楊園顧炎武亭林黃宗羲黎洲諸公是也
不分立惡乎可張顧一人孝友亦大有其人矣若嚴書開三
求姜廷梧桐音黃向堅端木劉龍光蓼蕭諸公是也不分立
惡乎可姜黃三人劉三文苑亦大有其人也矣若王猷定于一魏
禧叔子韓洽君望董說若雨諸君是也不分立惡乎可王韓
編又若王鴻羽楊大器曾堯昶李潛蛟魏允禧楊宗羅牧
楊藝程觀生盧之頤李無垢諸人入之附傳則不詳廁之遺
民亦不類則不分傳獨行方伎又惡乎可魏楊羅程盧二
於列女之傳史家例不得闕於時慷慨而死者有左蘿石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母徐錢田間之妻方從容而死者有朱若與之妻趙顧亭林
之母王褒然為中愜首其他難以揆指數矣搜采幽貞此傳
之不可不補也志以鋪政體表以譜年爵於時可攷其詳實
者為歷為兵為食貨志分而三為宰輔為七卿為封爵為職
方表分而四此志表之不可不補也餘如傳則四夷外國志
則禮樂刑法表則公主宗藩之類均不可補何也疆陽餘閏
遷徙流離國偏而祚短聲教不聞遠訖經制無暇修明百年
以後載筆者又何從撫實乎噫略則注之明白頭訖之序也
闕則補之品酌事理之條也若斯之科萬代一準然作者業
肇始而未備述者或續末而不終任情而失正予滋懼焉如
謂以騰褒裁貶故相繩墨則吾豈敢病月既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三

案是編體例之未善其小焉者也謬事而弗該何以傳信來
茲則又不可以不辨劉黃諸殉節傳敘列公侯迎降者二十
人而懷遠侯常延齡與焉是誣也乃其失之大者攷延齡字
喬石號蒼谷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一云十四世侯考伉爽有大志
既襲封官南京錦衣衛指揮使遇事敢言崇禎中嘗條陳時
政疏十二上帝深嘉歎時姜埰熊開元以劾周延儒下獄抗
章請釋二臣又致書於延儒以文彥博救唐介故事相激勸
朝論躋之福藩建國復劾馬阮亂政之罪不報即挂冠去云一
去為僧乙酉後與夫人徐氏中山上公之季女種菜於桂林
金陵湖墅偕隱食貧處之晏如死無以為殮友人白大生胡

星卿醵金贈賻乃克葬乾隆初載裔孫執桓乞詩於諸名士
競賦開平王孫種菜歌以美之厲徵君鷄所云可憐一紙鋤
姦疏却裏長街賣菜錢是也夫喬石之志操當與徐逸度劉
雪舫合傳而乃等於崩角稽首之流紀載之失實莫此為甚
嗚呼滄海瓜疇故侯飄泊相逢寶玦流涕誰憐其不至道困
苦而乞為奴者幾希而哀節不渝如徐常數君子實史冊所
罕見鍾阜泰壇亦為生色逸度即世所稱遂初老人者仁和
吳處士穎芳嘗為謔傳其略曰老人李氏南名字曰逸度遂
初其號也家金陵

國初來杭隱於東郭之艮山賣藥自給卒年八十有五始老
人晦跡匿名棄家遠遊為挾崑山李氏子同竈以伯季呼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姓李來南故名南然作真姓名疾革時子嘉錫跪請宗姓所
自及名字瞋目叱之終不言故其子孫懵不知自何氏也老
人不與世接往來遺民佚老徐堅石施蕙農數人而已穎芳
得見金翁厚餘徐堅石弟子也聞之于師云老人是徐中山
後人先人復系于外家呂氏官韶州司馬遘國難間闖至此
詩歌抑塞磊落可嗟可泣多不存其存者楚歸吟一卷村居
漫興一卷前後梅花二百詠逸度事他無所見徵處士謨傳
亦將泯沒矣雪舫名文照即所謂新樂小侯者附見魏氏禧
王氏源兩家新樂侯傳中因喬石之誣牽連而及欲使謨事
者知攷核之不可以已也雖然孝廉雅具史才頗能裁斷其
誣喬石也良由惑于野史傳聞之謠未暇薈蕞而質實爾論

者慎勿以一事之失而概疑之也余月癸亥朔

林評事荔堂時躍西氣錄專紀四明殉節之士故又名甬

東正氣錄蓋與徐監紀霜臯鳳垣高員外隱學字泰共為

之荔堂別有甲申已後丹史見全氏結埼集中又載吳少

保巒稚鍾巒樺山叢談文史全氏樺山先生在翁洲輯文史一書皆

同時諸公之作亦不足備海以來之史料者部帙甚侈是書

國之寶書而今亦不可問余舅氏沈明府北垞云見是書

無卷帙凡二十冊每冊約百餘文游舊藏本紀江蘇書院後

有自跋僅識寫畢歲月朱上舍文游舊藏本紀江蘇書院後

亦多謫傳雖黃未史不免文游舊藏本紀江蘇書院後

未之馮侍郎簞谿京第中興十二論華簡討默農夏對簿

錄全徵君北空吾騏梓里諸忠傳略無名氏海上遂志錄

使臣碧血錄南都雜誌戾園疑跡諸書王文簡池北偶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載宏光大事記一作宏紀是皆殘明之史料也錄以補前後

兩跋之闕

錢秉鐙田間詩集湖塾種菜歌

金陵城東湖塾村中有隱者開平孫通侯甲第今已矣意

氣豪華無復存開平去今凡幾代五王之後惟君在往昔

爭言故侯瓜如今獨數湖塾菜問誰種菜滿畦新一家生

計只三人終歲把鋤菜畦裏婦能炊飯兒負薪為君婦亦

太辛苦嬌貴當年誰比數翟珈賜出小侯妻珠翠裏成上

公女都人猶記嫁時裝如雲妾媵爛生光臺前照鏡輪梳

髻架上薰衣派管香一朝散去竟何有相對惟餘雙白首

早從府內厭笙歌還向村中操井臼村中井臼倚柴扉賣

菜還愁終歲飢長夜不肯然薪坐十指侵寒綻故衣東川
子孫公主裔妻孥行深心常愧聞說君婦盡傷情無心更
擬求奴婢

胡星卿茅屋歌

白鷺洲接大江濱牧馬兒來動成羣先生避世何處去合
家住近公主墳茅屋三間倚墳脚門戶欹斜草繩縛籬外
時聞樵婦喧樹下每有漁船泊先生田無一石租餬口只
賴青囊書春深婦子競鋤菜水落弟兄公養魚可憐茅屋
多年破五柳陰中留客坐風雨淹旬不出門先生高卧舉
家餓先生本是公主孫當年駙馬最承恩馴象門西起府
第至今墓址宛然存府基荒去墳園冷細雨寒花空滿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洗菜猶傳金水橋灌畦爭汲琉璃井東川戰功晚始酬駙
馬還家少主優靖難師來家已破子孫旋失東川侯奪爵
猶加主國號上書乞恩無不報下降聞在高帝年問安尚
睹英宗詔詔書累朝墨有光龍箋寶篆枕中藏主家法物
一朝盡樸素惟留駙馬牀駙馬之牀樸如此想見國初俗
不侈當時賜出椒房宮如今鎖在茅屋裏茅屋相看幾度
春終年抱膝不知貧叩門半是先朝爵失路時憐帝室親
先朝帝室復誰在茅屋棲遲人弗怪君不見開平王孫懷
遠侯妻子負薪身種菜

厲鷄樊榭山房續集開平王孫種菜歌 并序

常延齡字喬若號蒼谷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襲封懷遠

侯官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有賢行曾疏劾馬阮鼎革後與夫人徐氏中山上公之愛女種菜於金陵湖墅喬孫執桓乞詩

高皇初定江南日采石磯頭功第一橫行十萬常將軍帶礪河山永無失滄桑抱節有賢孫鍾阜秋青入淚痕飄零大樹不復見憔悴故侯安足論中山同志深閨婦曲折天吳移舊繡誰知偕隱灌園人俱為異姓分茅後幾稜荒畦非賜田晚菘早韭資寒泉可憐一紙鋤姦疏却裏長街賣菜錢歸來偃仰棲衡宇猶勝貂蟬與阜伍鳳臺園裏鬼迷花雞鳴廟前狐嘯雨漫向金陵弔夕曛百年寂寂但孤墳籬邊尚發東風菜一任空原野火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四

明末南都之亡亡於左良玉之內犯福京之亡亡於鄭芝龍之通款滇中之亡亡於孫可望之迎降之三人者南疆興亡之一大關鍵也均宜置諸叛臣之列逸史則以芝龍冠鄭成功傳首以可望附李定國傳中當矣而獨不為良玉立傳何也莊烈愍皇帝君臨天下十七年而內閣宰輔至五十人方諸漢武五十四年間為相者十三人殆不啻十倍過之焉國變之後在朝在野存者十有九人南北死難者三范景文傳冠蔣德璟為賊擄掠死者四陳演魏藻德入仕本朝者二謝陞李起方岳貢邱瑜兵保鄉邦者一王應熊詐降者一方逢仕閩粵者三黃景昉何俊而家居終老者五錢龍錫吳姓孔貞五人中機山之歿在運錢士升范復粹

王師未下金陵時猶是趙家土也無愧完人若興化之自命則曰遠追微箕狂遊之跡終矢龔謝卧病之心懍守歲寒歸覲君父又曰以谿堂為大窖瞻薪為氈雪冠履為漢節其志行雖未必盡然然視香山順德迴不侔矣逸史則錄何黃而遺錢吳何也史閣部之開府揚州也禮賢館之士有桐城蔣臣一個長興李令哲霜回歸德侯方巖叔岱烏程韓繹祖茂貽若而人瞿留守之駐桂林何督師之駐長沙兩公幕下有吉州施闕名偉長益陽郭良史野臣長洲史記言伯顧錢塘潘問奇雲客臨山倪國錦玉成若而人或綜核軍儲或經營戰守或畫控荆襄扼鞏洛之謀或建收山東取河南之策或捍禦圍城共保巖疆者四載或監制降將議分雄鎮者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十三既而天命已移人謀虧濟三公則殺身以成仁諸君亦潛蹤汐社誓操谷音甯有殊於西臺慟哭之謝參軍北向生祭之王上舍哉而逸史概未譔著於編則又何也佐督師之經略南楚者章堵二公而外長沙陶汝鼎仲調宿松張鳳翥威赤吳江吳晉錫茲受其亞也崎嶇衡永轉戰湖湘揮回日之戈拔衝星之劍師中盡瘁與南北兩院略同而逸史則并其姓氏而軼之則又何也甲乙之際大河以北建義旗者雲集響臻長山則劉孔和掖縣則趙哲文文登則滿之章雞澤則殷淵上谷則周永憲海州則謝陞沛縣則閻爾梅是皆臨江節士扶風豪士一流人事未可以成敗論者君子取其志焉可爾而逸史僅於凌駟傳附見陞名於義士傳述孔和事

餘更無片語齒及之抑又何也他若志殉節漏去洪後府祖
烈將都督若來敘降臣竄入顧鎮遠鳴郊唐左都世濟記義
兵則不數周耀始等錄宗潢則不及朱誼斗輩以至蘇門三
賢海虞三義西泠五君中吳四文學四明六狂生之類眦眦
在人耳目者遺脫尚多又何論行遯之臣蹈海之士之失編
者不可枚數乎夫三藩之載紀頗繁就予所見者而論無踰
是書之詳具而猶有遺憾若此甚矣史才之難也南豐曾氏
之言曰史不得其人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跡將闕而不彰
鬱而不發而櫛朽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非所謂
黑白不當律呂失次者邪故予跋是書不憚再三甘冒辭費
之譏者要皆以曾氏斯論為準則誠以作史之程必欲垂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世之法戒不得執一己之是非也况乎明之南疆國統數更
史氏放逸不及今論次後數十百年文獻無徵使操筆削之
權者將何所取信邪發潛誅姦補苴罅漏是所望於吾黨之
君子昭陽乾月之晦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五

三藩之野記余嫌逸史採掇未備既一一擴其目羸入第一

跋中年來流覽羣書核諸見聞所及又以知前跋之挂漏猶

多也今續為臚列以補之曰三朝備要鄒曰三朝詔令曰三

藩總記茅元曰三藩遺事吳曰三王紀載沈曰野史亭臚錄

鈕應曰明末閩錄胡虞曰明季閩歷唐元曰殘明冊府拾遺

金邦曰殘明書瞿曰樵史無名此皆合紀三藩者也曰光武

紀年吳曰乙丙時事周燦曰南福兩京實錄李曰餘燼前錄呼

此皆兼紀福唐二藩者也曰中興金鑑張應曰中興時政鏡

鏡曰白雲述張鹿曰山陽錄陳貞慧蓋用漢獻事曰聖安書

法戴曰聖安北狩事跡無名此皆專紀福藩者也曰閩粵外

史毅曰閩廣遺聞沈應曰隆永編年王曰隆永兩朝統紀鄭

元曰隆永兩朝奏議略無名此皆兼紀唐桂二藩者也曰浙

閩交惡事略曰江東爭詔錄名俱無此皆兼紀唐魯二藩者也

曰閩小史旦沈應曰思文紀略戴笠曰福京遺事林佳曰紹宗實

錄史永歷曰唐王始末無名此皆專紀唐藩者也曰粵滇小史

旦沈應曰粵滇播遷錄元孫爾曰滇黔逸事韋人曰滇南外史昆

無名氏曰黔史錢曰餘燼後錄呼某谷曰行在陽秋戴曰殘

輯錄明紀事序無名氏一作大中明紀事三藩者名同實異此皆專紀桂

藩者也曰海外慟哭記作黃宗義曰蠶菴遺史林時曰魯春

秋戴笠與周齊曰雪交亭錄高宇曰井中錄李文曰聞變錄

朱金曰江東閩位記誕沈自曰滄田錄全祖曰舟山紀略無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此皆專紀魯藩者也曰福王謚法攷周朱曰甲乙義師始末

陸雲曰蜀亂紀略費經曰贛州失事曰紹武爭立曰沙定洲

紀亂曰賜姓始末俱黃曰南楚撫賊記李夏曰楚事略郭曰

粵中紀事瞿昌曰東甯紀年忱陳曰東甯紀年續錢元曰翁洲

寓公詩小傳望全祖曰揚州殉節紀略無名此皆專紀一人一

事者也曰忠孝見聞錄曰甲子紀略俱泰清曰丙丁雜志侯岐

曰思舊錄曰三岡志略董含曰餘生錄張茂曰見聞實

錄拜人曰乙丙日記武葉曰碩果錄沈蘭曰正氣錄凡二

張貞生曰破夢閒談世沈壽曰忠烈傳陳序曰正氣錄凡二

舟車所曰破夢閒談世沈壽曰忠烈傳陳序曰正氣錄凡二

成欲上之史館五卷蓋目錄師也是崇文門夜為偷兒一去曰明遺

民所知傳采卯廷曰金陵小史曰殷頑錄曰大事紀曰山中見

聞錄曰北樓日記曰野老漫錄曰夢華潭客談曰乙丙識小

錄曰龍漢紀年曰劫末記曰偷生私記曰噓燼雜言曰菜圃

舊話曰蕉園錄餘曰舊京紀聞無十五種俱此皆雜記時事或

專錄殉難或兼及逸民者也曰平寇志孫彭曰寇事編年戴

曰甲申雜記無名氏曰崇禎五十輔臣傳曹溶曰崇禎四十九閣

臣傳吳世杰曰崇禎閣臣行略陳盟此皆牽連而及三藩者也曰

宏光大統歷元曰東武四先歷曰永歷大統歷書曰魯監國

大統歷此皆歷志之所取材者也曰南京摺紳錄凡三甲宏光

二秋冬乙曰福京摺紳錄一名行在摺紳凡二隆武乙酉一

酉一春曰行在摺紳錄凡三十有五永歷丁亥二缺春夏戊子四己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缺春冬壬辰四癸巳四甲午四乙未四丙申曰監國摺紳錄

凡一十有六己丑二缺夏秋庚寅一夏辛卯三缺冬此皆年

表之取材兼足以攷是時諸臣之歷官者也夫壞牆之弄廢

閣之儲鐵函之書轉藏之籍當代豈得盡見不特其書并其

目亦有不克知之者余前後跋所列諸書借人閱市僅十之

五大半雜出於傳記與儲藏家著錄中倘異日發名山之藏

得見所未見之書之目則于注逸史者之編摩甚大甯區區

補余之闕遺也乎旃蒙單闕閏月二十五日丁未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六

故明勲臣六王之裔世襲公侯咸與國相終始迨其亡也殉
難者止黔甯沐氏一家耳可謂不負世臣矣若中山徐允爵
宏爵開平常應峻岐陽李祖述甯河鄧文郁東甌湯國祚之
徒當豫王之下金陵也爭先迎降雖曰識天命之有在抑何
棄故國若敝屣邪夫以盟白馬誓丹書之世胄三百年來長
保分王之封永絕耐金之罰一旦辱王銜璧右族投戈龍種
無歸蟲沙頓化豈不哀哉而况陪京賜葬密邇孝陵劍舄衣
冠月游如昨彼允爵輩履寢園之霜露懷草昧之風雲曾不
聞激發孤憤而低首下心苟且偷活真覩然人面者也後之
振旅金山望陵遙拜而三軍皆慟哭者獨何人哉吾知明祖

在天之靈與五王者必痛心感額不願有是臣不願有是孫也然而五王之後莫謂竟無人也余嘗表章常延齡徐南矣近復搜攷遺文更得徐宏基仁爵李昇李錫祚錫貢鄧文昌湯南金常元亮數人皆不愧故家喬木者也宏基崇禎中襲封魏國公甲申之變南都諸臣迎立福王定議于其家明年金陵失守宏基率妻子避跡吳江之趙田袁進士世奇家貌魁岸鬚長過腹骨節珊珊然日與村童牧豎徜徉阡陌以為樂世奇迂生不識時務每以匡復相勸且稱其位隆望重舉事必成宏基心動遂樹幟招兵而糧不繼乃建助餉之策勸諭村莊富戶時有陸醇儒者家富而豪其弟某同客過鄰村宏基遣人要致之坐廳事抑之拜跪諭以助餉堅不從宏基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暗室中困苦之客脫歸報醇儒恨甚懸重賞集兵應者麇至會吳淞總兵黃蜚敗死其部將田勝嘉收集散亡徘徊湖泖間醇儒以重幣乞兵于田得三百人以來遂乘夜發先令健僕登袁屋入囚室掖其弟出乃帥兵進攻盡拘徐袁家屬殺而投之湖并湖郡紳士避跡于袁者悉被難宏基持予出投分湖葉氏葉氏懼禍縛而致之陸陸拴之柳樹令軍士集烏槍擊斃之其子年十五方被圍時登屋發三矢殪三人已而被執亦叢射而死田陸籍袁家資裝兩巨艦以去沈
吳江縣志云明史徐達傳宏基卒謚莊武子文爵嗣又南都
播紳錄甲申秋宏基守備南京乙酉春無其名疑大事記所
云非宏基事按施世傑西戌雜記茅元銘三藩總記陸雲祥
甲乙義師始末並載此事施云宏基在南都時與馬阮忤退
休子文爵嗣公茅云永明王賜謚為福藩也又按吳偉業綏
此則誤以為卒并誤永明王賜謚為福藩也又按吳偉業綏

冠紀畧未刻編虞淵沈卷中云宏基宏宏基有從子曰仁爵
光元年春卒謚章武此明史所本也

從魯王于台州王監國紹興以功封定南伯江上師潰扈王
入海丙申偕張名振攻崇明戰于海島敗績與劉永錫同日
死永錫世稱郁離公子文成十五世孫孔昭子也死時年十
七昇字東君岐陽王十七世孫短小精悍善騎射喜吟詩官
某軍都督同知年才十四甲申春闖賊逼畿輔南京兵部尚
書史可法移檄諸鎮勤王昇請于可法曰君父之難臣子恨
不能奮飛赴救昇願為前軍疾馳抗賊鋒得五百人足矣可
法壯其言以童子也未之許翼日大閱軍營昇彎強弩發九
矢皆中的可法益壯之會援師未集而北都陷福藩立誠意
伯孔昭與馬阮毗倚殘害善類昇積憤一日遇孔昭于道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手唾詈孔昭大恨上章劾罷之昇乃往參可法軍事以勞瘁
得嘔血疾歸養於家明年南都下亡走天台為僧丙戌浙東
又下痛哭發狂而卒嘗賦詩云徒聞絳帟離淝水旋見青衣
出洛陽又天下猶懸唐日月海中莫恃漢金湯蓋傷福藩北
去監國入海也錫祚亦岐陽王裔與弟錫貢並以武勇聞庚
寅偕詣魯王于舟山王命佐阮進守螺頭門大兵三路下
渝州進遇之橫水洋以火球擣敵舟反風轉擊進西面創
甚錫祚趨救亦被創同赴水死舟山城破錫貢帥兵巷戰馬
蹶被獲斬于四明文昌字汝言文郁弟也南渡時任後軍右
都督左兵東下馬士英盡撤防河諸軍以禦文昌詣中書堂
爭之反覆陳利害大計士英語屈厲聲曰公勲臣無預國家

大事文昌歎息而出遂棄官隱于緞山之天開巖留都既亡
聞唐王立於閩航海赴閩王嘉之命襲封定遠侯加中府屢
疏請王出關恢復王優旨答之扼于鄭氏不能用也未幾王
幸建甯文昌與大學士曾櫻留守福京 大兵入景甯關櫻
出走依鄭成功于廈門文昌慷慨絕吭死時年十九妻徐即
宏基女少文昌二歲先仰藥卒時將死謂文昌曰君毋自辱
妾請先於地下待君閩人哀之合葬于城北芙蓉山南金字
廷獻允勳九世孫于甯河王為十三世也崇禎末官南京指
揮使折節讀書假中山王徐氏西園居焉招邀名流為吟社
有承平王孫之風福王監國或以將才薦南金見馬阮亂政
知江南必不守堅辭歸隱于都梁國變後不與世接力耕自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瞻與常元亮為詩友元亮字亦陶開平王後也大雪中元亮
往訪之草廬三楹穿漏滲雪南金危坐一角不滲處哦詩自
如兩人清談竟日燃糠煨芋各食一甌而別戊戌永明王遜
入緬甸南金聞之絕粒卒後數年元亮以鄭成功己亥長江
之役無功而還將赴東甯說成功復舉訣妻子誓墳墓微行
至浙右臨澈乍二海口覓渡不得轉至甬東復不得渡憤絕
遂蹈海死嗚呼世勲之家與國存亡誼無更事他姓宏基諸
君皆能致命遂志不忝前人為五王一洒其辱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昔人謂褚彥回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則凡甘為臣
僕者尚少知愧哉噫旃蒙單閼閏月己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七

自古宮壺之肅雖未有過於勝國者也媼媛之殉烈亦未有過於勝國者也三代尚矣秦漢而還邠郟鼓瑟則矯璽祈年太液吹笙則蹋歌温室南風嬖于小吏獻容辱于葦庭楊花入闈之謠醜鄰鴨刺桑條回波之樂釁視龍漿齊魏周中宮重婚醜媼安齊肅貴主三嫁騫于金輪叢麀聚之惡玉環纒魚網之羞斯皆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者也迨夫天水造邦頗脩宮教然而納祀像之俘嬪幸提鞶之降后適情任欲輕禮弛防蓋亦損穢君德焉卒也二聖低首於青城三宮屈心於紫蓋而帝姬御妾半入金源掖庭霞帔孟蟬盡歸薛禪帷闈天道好還豈不信哉明之有天下三百年列辟鮮專房之

溺後宮無預政之嫌御已有度險謁不行若萬貴妃劉夫人
鄭貴妃李選侍之流雖寵冠當時而權無私授以方閒與女
戎不大相什伯也乎然則一朝之家法嚴矣二祖之貽謀遠
矣故甲申三月之變孝哀孝烈二皇后與妃侍十數宮女二
百餘人同殉國難嗚呼鐵騎攻都貂璫揖盜帝后相持倉皇
引決血湔金祀屍積瑤池流觀往籍紀亡國者無聞焉爾其
後諸藩僭號南疆流離瑣尾而官府之中整釐婦制則前微
猶未沫也及際太后北去渡淮水太后伺間奮躍墜急湍死
是年唐王立於閩未及暮王幸汀州曾后從王將巡贛命后
先發甫出城西門遇王師猝至后急投水死先是杭州既
降之明年江上師潰魯王欲奔台州趣元妃張氏偕行妃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拜辭曰勿以妾故為王累碎瓷槃自剄死監國紀年云王命

元妃張氏與世子由定海而出總兵張國柱劫宮眷降于

大清妃碎瓷槃自剄死或傳世子為義士申毅潛挾以去莫

知所終又云或傳到死而魯春秋今魯史江東閩位紀舟山

紀畧諸書皆作紀與此同而魯春秋今魯史江東閩位紀舟山

而死當得其實從之 監國復冊立陳氏為妃後五年舟山

城破妃亦赴宮井死者十三人陳氏監國紀年作張氏謂即

交亭錄鮑培亭集 又後十一年永明王被難于崑昆明馬太

后與王后自滇入燕行過黃茅驛兩后推軫相望噤不得語

同時扼吭死又攷偕諸妃同殉者計其麗雖未及北都之夥

顧于哀烈二后有光焉始永明王之受制于孫可望也寄坐

安隆名擁虛位實類幽囚六年十一月有杖殺坤甯宮常在
郭良璞一事常在宮女官銜其階下夫 安隆行宮局隘奄

寺宮人分班宿衛餘盡寓居於外良璞故奄夏國祥之對飲也年十九蘭嬰捷敏雅擅三絕能擊劍走馬在安隆與巴東王妃善可望私人張應科一日窺見良璞心好焉乃移居近巴東王第晨夕致殷勤甚締于王王亦暱就應科王妃亦出見呼妃曰嫂又甚致尊禮因得通于良璞久之事覺王命杖良璞死并殺內監李定國賜巴東王與妃悉自裁王畏可望特下璽書一通與言應科事可望第令杖應科于朝門之外當是時黃屋飄蕭翠華零落濮鉛劍荔之間木欄竹棧則王后之華闕矣土銜蘆簾則次舍之采飾矣筠醬藤酒則天厨之玉食矣桂布寶幪則尚方之袞服矣蠻花犵鳥則上林之春色矣露犬紈牛則法乘之鈞駟矣棹槍架弩則大駕之鹵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簿矣播越之慘已如此而宮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一代禁中帷簿脩衽席辨始之罔或佚蕩又誰得致疑于燕歸龍帳之春犬吠羊車之影也哉逸史惟詳曾后餘並沒而不書何以昭信史若諸妃者皆當大書于紀略中否則別立后妃傳以章之而附書良璞之事垂為炯鑑焉亦庶乎其可也端蒙
亶安室病之月壬子朔五日丙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八

嗚呼迂闊庸鄙之儒可與謀國是也與哉其才似宏而譎其
識似卓而陋其量似涵而隘其學似正而曲其守似謹而放
率堅僻之性肆殘忍之心挾驕矜之氣騁拘執之論遇事而
發不曰證史鑑則曰援經義不曰式古訓則曰法祖制是故
明君為之眩瞶其是非智士莫能洞燭其譎詭若斯人者幸
而當昇平之世置散投閒奉禮循職焉可也即有建白尚無
大害爾不幸而值世運屯否國勢傾危復使之策高足據要
津不審經權不規時勢無因之強聒自詡敢言有意之譸張
輒矜盡瘁則其禍中于人國有不可收拾者若桂藩諸臣之
阻孫可望之封王是已當永曆三年可望之內附請封以楊

文烈說之而來也舉朝言本朝無異姓封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創之者金堡也主之者嚴起恒也助之者文安之也善乎文烈之言曰國危矣不以虛名招徠之而自樹敵乎且彼固巨盜也嚮者毒痛海內宗社為墟今一旦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乎蓋列聖神靈陰啟之也若因其來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踊躍聽命庶幾收用于萬一奈何聽一二腐儒之言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易今土宇非昔百務墮壞區區議封猶必執法耶及宗室朱議叟劾堡把持誤國文烈又曰噫朱君誤矣給事爭之朝廷予之使滇歸恩主上而憚中國之有人懷德畏威不兩得乎文烈斯言真通達國體者也惜乎諸人衰如充耳皆莫之省僅議封景國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賜名朝宗而堵允錫胡執恭皆矯詔封為平遼王封為秦王可望意在必得秦封明年封可望冀王復不受而使賀九儀等統兵入衛賊殺起恒及楊鼎和劉堯珍吳霖張再述諸人皆不予秦封者于是始真封可望為秦王又明年王躡安隆矣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大書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虎落蛇鄉苟延殘喘得非議封之堅執有以致與不然如文烈言彼雖盜未必不受命感恩克終臣節何至萌莽卓之志效催汜之謀哉且諸人獨不聞唐德宗幸梁州陸宣公之請撫李楚琳乎楚琳已殺張鑑叛附朱泚及奉天圍解遣使入貢德宗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羣臣又言若不提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留之不

遣宣公上狀略曰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
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賊所扼僅
通王命惟在褒斜北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負絕倘或楚琳
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
矣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
通歸塗將濟大業又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
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馴擾惟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
純始為寇仇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
遂封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
之怨以免于難此桓文所以宏伯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
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慎勿納豎儒小忠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以虧撓興復大計德宗覽狀釋然悟善待使者優詔存慰之
卒底中興故史言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
亦資文德腹心之助可望之事與楚琳約略相類諸人何無
見及此與故德宗之臣有一宣公其人者則足以匡復社稷
桂藩之臣無一宣公其人者則不足以偏據滇黔夫非桂藩
之才智不若德宗也逸史論曰小人之敗國人知之庸臣之
敗國則雖賢智不能救以其託詞似正而貽患於後也噫盡
之矣雖然起恆安之諸人不足責吾復不能不致歎于瞿文
忠留守也病月被還後十日甲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九

宋家極重史職故一代之事首尾精贍足以傳信而眉山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猶以日麻有舛漏仿溫公攷異之例參取家牒墓版野乘方書辨析周詳定其真妄并研李氏纂建炎以來擊年要錄紀高廟一朝之事與長編相續附以攷辨體例略同復別譔舊聞證誤若干卷駁正北宋私史之譌間及南宋則補要錄所遺此皆作史之良法也明代蕉園之草率多曲筆而裨官者流又屬郢書燕說都無足徵是以東澗老人力田生有太祖實錄辨證國史攷異之作下逮三藩僭號半壁荒朝史職盡廢載紀雖繁傳聞滋謬又有率臆憑胸者以好惡為增損事跡真贗相參是非混淆莫辨益不

可究詰矣其甚者如偽先帝偽太子偽定王偽永王偽永福王之父恭王偽故妃童氏偽太后偽齊王偽潞王之弟郡公偽皇姑盡真偽也而猶多異論及謂福王亦偽乃出東林復社諸人愛憎之口于全氏祖望題庚園疑跡云福王亦偽則見賢林立其間而使卜者王即輩踐天子位大司馬之定策且名馬士頗信福王為偽子攷諸野記王實不偽請一非怪事按全母後諸君子不覺察其偽者蓋阮大鍼欲盡殺東林復社諸君子已復奮斷曰是非明之詞爾更加以荒淫不道詆斥紛紛藉李映宗室也甚疾之非詞爾更加以荒淫不道詆斥紛紛藉李映碧南渡錄暨東澗讀梅村豔詩書復後一年雞人諸詩雪其冤若史忠正公之殉節揚州也或誣云公跨白驪去如姚平仲故事或誣云縋城走自沈于江或云城破拘之三日不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乃殺此說史從亦非事實得楊遇蕃安珠護史德威之所述而後知公之授命即于城破之日矣後王源自書史閣部遺文序京師為源述楊遇蕃事遇蕃者鳳陽人父舒而復魁史公撫流寇破舒城罵賊死遇蕃嬰賊刃民株之死而復魁史公撫安慶上其父死節事子典甚優遇蕃之曰依幕下揚州破公遇未殊亂兵擁至西城上見大帥問之曰我史閣部也時遇蕃被擒帥命擒獲者辨之遇蕃曰是也一大帥勸之降公大馬遇蕃亦勸帥死救者百姓公叱曰若父一署縣事教諭能死節我今日一死外違恤其好罵愈厲大帥拔刀起斫之身首迎其刃帥退而止噴曰萬斯同曰吳兆騫吳人康熙某遁流甯古塔後釋歸其守將安珠護謂之曰兆騫吳人康熙某在軍親見王史閣部死初城破我求史公不偽耶王自出衆挾之見果然乃知之世真忠臣但漢人不知或誣以臣不知何狀及見史公乃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平第忠臣以為道去今聞

德威訣別舉刀自刎參將許謹泣抱之血濺衣襟而去未殊公池北親督舉刀自刎參將許謹泣抱之血濺衣襟而去未殊公朝廷明與此小異齋先生領事子歸幸以吾告之按見史公乃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平第忠臣以為道去今聞之果然乃知之世真忠臣但漢人不知或誣以臣不知何狀及在軍親見王史閣部死初城破我求史公不偽耶王自出衆挾之見果然乃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平第忠臣以為道去今聞之果然乃知之世真忠臣但漢人不知或誣以臣不知何狀及

仍命德威加刃德威不忍同謹率數十人擁公下城公罵之
至小東門謹中箭死公問前驅為誰德威言是豫王公大呼
曰史可法在此眾驚愕執赴新城門樓上王以禮待之稱先
生曰忠義既成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
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
願速死從先帝于地下德威持書走城中旌忠寺寄藏復
回見公與王語詞色益厲王曰既為忠臣當殺之揚州百萬
公厲聲曰城亡與與亡即碎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
靈不可殺戮遂慨然授命德威被執至營發往初七日德威
嗣公真履得實王命釋之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七日德威
回揚入城尋公屍時炎熱方熾齒骸塞路腐變不可識爰奉
公袍笏招魂奠于揚州城北梅花嶺右並立碑封坎而去
其餘難以枚舉特舉犖犖大者以起例他日博攷羣籍以求
一是法司馬二李氏踵錢潘之後撰成攷異一書以作逸史
之例當亦溫氏之諍臣也強梧大芒落陬月十日

東澗讀梅村豔詩書後箋

南渡錄逸史已采附聖安紀略中舊箋東澗詩附錄于此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序云余觀楊孟載論李
義山無題詩以為音調清婉雖極其穠麗皆託臣不忘君
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若韓致光遭唐末造流離閩越
縱浪香簾蓋亦起興比物申寫託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
湎流連之云也頃讀梅村宮詹豔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
懷悱惻於歌禾賦麥之時為題柳看桃之作旁皇吟賞竊
有義山致光之遺恨焉雨窗無俚援筆屬和秋菴寒蟬吟
噪啁晰詎堪與間闕上下之音希風說響乎河上之歌聽
者將同病相憐抑或以為同牀各夢而輟然一笑也時歲
在庚寅元冥之小月二十有五曰箋曰梅村集中豔詩皆
庚寅以後之作悉有本事可攷亦無故國之感東澗所讀

之詩已佚矣其云同牀各夢東澗感陪京梅村思北都與
第一章云上林珠樹集啼鳥阿閣斜陽下碧梧博局不成
輸白帝聘錢無藉貫黃姑投壺玉女知天笑竊藥姮娥為
月孤悽斷禁垣芳草地滴殘清淚到靡蕪箋曰此章指福
王采選淑女事按史甲申八月庚寅命選淑女十月丙寅
命杭州選淑女乙酉二月甲寅朔命嘉興紹興選淑女四
月丁卯選淑女於元暉殿先於二月乙丑命蘇州織造造
大婚冠服未至婚期而南都下王北去矣此詩所以作也
上林珠樹鸞鳳所棲今乃集啼鳥矣喻小人之當國猶魯
頌所云翩彼飛鷄集於泮林也蓋謂馬阮輩阿閣碧梧宜
如卷阿所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者方是聖朝氣象今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斜陽下之喻國之將亡當時陪京岌岌之勢一言寫盡博
局不成謂通問使被羈和議已廢而安能過本朝之南
下王於此當嘗膽卧薪徐圖恢復而惟以中宮未正急於
采選不亦僨乎然王雖偏安南服猶奉正朔故曰無藉貫
聘錢也玉女謂中山上公之女備中宮之選者故云投壺
知天笑也姮娥謂王故妃童氏南來王以為假下錦衣衛
獄故云竊藥為月孤也曾未幾時而王遜大平矣禁垣之
地鞠為茂草彼故人新人靡蕪之詠可不作也祇令亡國
遺臣對之而隕涕耳箋又曰來元成南行載筆云據邸報
欽天監奏奉旨淑女六人在于十月初十日午時送進選
擇還宜博訪細選以光大典司禮監奏奉旨淑女一特乏

人在於杭州等處選擇前旨所云六女者嬪御之類後二
旨則淑女也而江浙之地騷然矣南京選定七十人內擇
一阮淑女浙江所選五人內擇一王淑女又輦下一周淑
女其父蚤緣自獻亦擇取之三宮已定六禮未成於西華
門外設廠供奉懸綵於門每日女奴演習綵輿於路禮官
方擇日大婚而輦鼓動地驚破霓裳羽衣矣初十日傳旨
三淑女放歸母家梅村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云玉京
與我南京中遇家近大功坊底路小院青樓大道邊對門
恰是中山住中山有女嬌無雙清眸皓齒垂明璫曾因內
宴值歌舞坐中瞥見塗鴉黃問年十六尚未嫁知音識曲
彈清商歸來女伴洗紅妝枉將絕伎矜平康如此才足當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侯王萬事倉皇在南渡大家幾日能柱梧詔書忽下選蛾
眉細馬輕車不知數中山好女光衰回一時粉黛無人顧
豔色知為天下傳高門愁被旁人妬盡道當前黃屋尊誰
知早被紅顏誤南內方看起桂宮北兵早已臨瓜步聞道
君王走玉驄犢車不用聘昭容幸遲身入陳宮裏恰早名
填代籍中依稀記得祁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未
識君王軍府鈔名被驅遣漫詠臨春瓊樹篇玉顏零落委
花鈿當時錯怨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年但教一日見天
子玉兒甘為東昏死羊車望幸阿誰知青塚淒涼竟如此
又過錦陀林玉京道人墓詩序云玉京忽至取所攜琴為
生一鼓再行泣然曰吾在秦淮見中山故第有女絕世名

在南內選擇中未入宮而亂作軍府以一鞭驅之去吾儕
淪落分也又復誰怨乎坐客皆為流涕按此與南行載筆
所記大異惟所云阮淑女同爾鄙意玉女正指中山上公
之女他常女子不敢當此故箋據梅村詩也第二章云靈
璫森沈宮扇迴屬車輾輓殷輕雷江長海闊欺魚素地老
天荒信鳩媒袖上唾看成紺碧懷中泣忍化瓊瑰可憐銀
燭風前淚留取胡僧認劫灰箋曰此章指福王如北京也
靈璫森沈言君既出亡皇居帝闕闕其無人平時扇影開
闔得瞻龍顏者今安在哉惟聞殷雷之響起疑象君王之
車音爾原所以致此禍者由於和議不成如通問副使陳
洪範輸款 本朝復縱南歸所謂欺魚素也江長海濶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釁隙自生亦由於宵小煬蔽如馬阮表裏作姦而王偏任
之所謂信鳩媒也地老天荒則悔恨何極又田雄之挾王
降也劉良佐劉澤清爭以為功無異趙家姊妹之爭寵故
以唾袖為比乙酉九月王北去明年五月與潞王等皆被
害故以聲伯瓊瑰之占為比言欲歸不得也嗟乎故宮燭
淚已付劫灰誰復問胡僧辨之乎第三章云摘鼓吹簫罷
後庭書帷別殿冷流螢宮衣蛺蝶晨風舉畫帳梅花夜月
停銜壁金釭憐倚旆翻階紅藥笑娉婷水天閒話天家事
傳與人閒總淚零自註蜨衣梅帳皆寓天寶近事箋曰此
章言福王不遜聲色與長干塔光集中一年天子小朝廷
一首意同首言王無音樂次言無妃嬪之娛三言宮中衣

履之陋四言王服御之儉五六以漢唐之奢侈作襯末聯
天家事三字使微者顯之并上二章亦收拾在內矣蝶衣
喻衣之敝者如蝶之翻飛猶所謂衣如縣鶉者衣如雞栖
者又所謂鳳尾衫者注引明皇婕幸大非梅帳即梅花紙
帳也第四章云銀漢依然戒玉清竹宮香燼露盤傾石碑
含口誰能語棋局中心自不平禊日更衣成故事秋風紈
扇又前生寒窗擁髻悲啼夜暮雨殘燈識此情箋曰東澗
別抱琵琶不能自諱故以梁玉清之奔太白自比銀漢依
然戒者言為 本朝所羈繫如玉清謫北斗下當春也竹
宮燼露盤傾言國亡久矣於是口不能言則如銜石碑也
心不能平則如彈棋局也禊日句言宏光時王之寵已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衛子夫之得幸於武帝東澗於乙酉三月三日拜禮部尚
書故云楔日更衣而今則已成故事矣秋風句言崇禎時
帝之棄己如班婕妤之見疎於成帝東澗於二年秋罷禮
部侍郎故云秋風紈扇而今則又屬前生矣結句言己負
有明一代史事而甲乙之際宗社再墟朝端近局皆身親
而目睹之者故述之於詩是詩即史如樊通德親侍趙飛
燕而述之於伶元作為外傳然寒窗靜夜擁髻悲啼有誰
知者哉庶幾暮雨殘燈或識此情耳此二語不特收束本
首實四章結穴也箋又曰崇禎元年戊辰十一月初三日
庚申會推閣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等七人進禮部尚書
溫體仁訐奏東澗浙閩舊事不宜濫入枚卜禮部右侍郎

周延儒嗾之也初六日癸亥帝御文華殿召對廷臣令體
仁與東澗質問於是罷東澗二年己丑五月閣訟結枚卜
不允行六月南還舟行詩有世事悲紈扇之句又有團扇
篇云碧天一夜秋如水炎涼盡在君懷裏不怨秋風坐棄
捐恰愁明月長相似又云奉君清暑為君容莫道恩情中
路空蛛絲蟲網頻垂淚還感君恩在篋中蓋記枚卜既罷
終不忘君之意可云怨而不怒矣秋風紈扇又前生者追
憶之也

汪曰楨曰太倉唐實君部曹孫華東江詩集有談金陵
舊事詩云金陵昔喪亂炎運值標季忽從大梁城倉皇
走一騎偶竊藩邸璋自言某王嗣貴陽一奸人乘時思
射利奇貨此可居何暇論真偽卜者本王郎矯人乘時思
器遂修代來功超踰登相位權門輩金帛掖庭陳祕戲
江表張黃旗王氣銷赤幟偷息僅一年傳聞有二異北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來黃犢車天表自英粹雜問聚朝官瞠目各相視遙識
講臣百備言宮壺事諸臣媚新君誰肯辨儲貳爭效雋
不疑競指成方遂泉鳩無主離中道棄生子已勝衣官
妃飛蓬亂雙髮自言喪亂時化離中道棄生子已勝衣官
壯髮猶可數不望昭陽思不望金屋置願一見大家眼
目甘八地上書欲自通沈沈九閣置願一見大家眼
為垂淚不如此銜憤早自刺口祇緣未當壁對面諒餘
劍忌誠恐相見非泄此蹤迹豈獨孕人中長養崇非類未
愧鳥獸有伉儷豺虎知制皆從胎孕中長養崇非類未
羸呂及牛馬秦潛改龍制皆從胎孕中長養崇非類未
聞妄男子儻盜出記不疑龍制皆從胎孕中長養崇非類未
亦口傳曾見遺老以不疑龍制皆從胎孕中長養崇非類未
無因楊氏跋中引全謝山說但稱所為錄及林太常非
菴集未及此詩故附錄跋後以備攷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十

王師之既定江南也三吳之舉義旗者蠡屯蟻聚自京口以
至餘杭在在殺長吏以應而雲間夏吏部瑗公出一奇計令
一軍據蘇州以斷首尾一軍破杭城聯絡越中六家軍一軍
殲沿海之列戍者一軍直擣金陵飛檄九江以窺豫章復伺
餘兵勢窮渡江而北半濟而擊之尅期同發計定而事不集
蓋天命有歸謀雖善其曷以濟往余借書于董上舍傳緇梅
閣得施世傑酉戌雜記中載義士之籌畫如瑗公者尚有五
六人上舍歿後遺書盡遷於西湖別墅今不可復問余求雜
記十餘年不得再睹竊恐世無傳本矣惜乎諸公之奇策亦
遂沈湮未得附諸瑗公之末以傳也世傑著述有丹桂樓雜

製二十六種雜記其一也惟孫烈士傳猶有繕寫者其深識時勢明于兵機議論卓犖足補死事諸臣傳之闕今錄于右其略曰 國朝順治元年定鼎燕都洪河以北秦晉諸郡咸入版圖乃命豫王轉西征之銳卒回旗東指定山東略河南二年遂屠廣陵自儀真渡江下陪京破太平豫王留守金陵遣貝勒王統水陸兵由蘇州定浙西時 大兵南渡勢如風雨蘇州既下我邑葉令崑棄官走縣丞朱廷佐迎降衆庶紛然歸命恐後而舉人孫兆奎者素懷殉國之心奮不顧難與職方吳易倡義興復散家財募水卒旬日間得三千餘人遂推易為主盟而奎佐之于六月朔起兵湖中傳檄遠近廣樹聲援于是雲間沈猶龍崑山顧錫疇秀水陳謨平湖倪長圩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等皆同時起兵魯王監國浙東奎等遙受其節制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東西颯動所在蠡起吟嘯四顧舳舻雨集皆奎等為倡也先是議者以為天下之勢始于北而終于南一氣之運建于子而屈于午 本朝起于遼左脇西虜逐土蠻并高麗五邊為一明自神宗以來竭中華全力謀臣武士之略僅能支柱今已據幽都形勝之地跨燕趙雲騎之鄉盪群寇混南北其國內固其勢外成其精兵突騎所當必破江南所恃惟在水戰而大眾深入擅湖山之利諸險要悉為所守舟楫無所用其長奇智無所運其權時勢如此而欲圖功難矣奎曰我豈不知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欲禦之無異浮步于牛蹄行兵于井底但恨神州陸沈兩都茂草在

北諸臣死節寥寥在南諸臣義聲寂寂以養士三百年之天
下一朝至此誠可憤也我故欲身殉之一以鼓義士之氣一
以羞懦夫之顏上不負列宗累世之厚澤下不負男子平生
之壯志其成與否聽之而已遂整軍而行閏六月攻下邑城
廷佐被殺進薄郡城內外大擾會明將吳志葵亦聲言來攻
其前鋒魯瑟若集舟數千突門先進縱火焚公署城中居民
號呼相應火光接天易軍在後侍郎李延齡中丞土國寶止
有騎兵千餘悉退于城東南隅登盤門瑞光寺浮屠以觀外
來兵勢相與謀曰近因雜髮之令故外兵得以乘其釁然敵
雖衆非有謀士虓將馬騎健卒不過烏合乘時擄掠擊前則
後不支擊右則左不應今人衆而囂是無紀律穿城而進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輕我心當權斂戍卒避其銳氣俟過日中其氣必怠忽選精
騎蹂而躡之破其前鋒餘皆潰散不足慮也乃秣馬蓐食厲
兵以待良久見外兵各棄兵仗持運財物乃選兵百餘出盤
門環城而轉多張旗幟為疑兵揚言江甯救兵將至外兵紛
紛漸退城外先以輕兵挑之衆遂亂因縱虎騎夾擊矢發如
雨大破之乘勝逐北殺千餘人前所遣騎又突至閭門截殺
衆爭赴船沸聲如雷悉皆奔散城中民震懼復閉門城守易
軍亦退離城數十里于邑之大漾立營往來為游兵嘗敗
大兵于五龍橋時有浙東人李九成假名建義戰艦千艘宵
晝劫掠民懼其害兆奎與易密謀殲之偽與結好以弛其備
約以某日兩軍合營衆以軍形羸弱大敵方強不宜自翦羽

翼奎曰不然今日之勢正如寸刃拂鱷空拳搏虎所恃以號
令人衆者惟此區區之信義耳縱彼焚劫且假我為名則所
在之民誰非寇仇是敵未至先自敗也于是密約鄉之豪傑
為內應八月初七日遣驍將許某統十三艘撲討先是有黑
氣如長堤當九成營而隕北風大起塵埃障天未幾復大霧
咫尺不見人兵已漸逼九成營李衆咸喜以謂吳兵來合營
也俄而礮聲忽起兵已四集李衆大潰九成衝圍欲西走北
麻鄉兵已塞其前李兵大驚棄仗受縛遂斬九成于爛谿所
俘婦女皆遣還又有參將楊應泰大掠于簡村日俘良民婦
女遺黎怨憤兆奎統舟師往先偽引兵退應泰喜縱酒解嚴
奎覘知其無備遂潛回軍乘夜襲擊大破之斬應泰俘其衆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時起事諸人咸潛行澤國嘯聚水鄉未嘗見大敵擁一二十
人志氣盈溢自以黃金橫帶列土分茅指日可竣緣是人無
戰心兵至衝散甚有自相違貳而潰者惟奎整輯戎卒戒無
侵掠衆頗效命已而貝勒王留內院張存仁守臨安以拒浙
東兵自將步騎十餘萬鼓行而東遂自崇德進攻嘉興易軍
探者遙見紅蓋映日旌旗蔽天勢如長蛇橫直數十里旋圍
其城礮聲不絕甫一晝夜城遂破復分兵攻下旁郡邑咸設
兵固守貝勒王振旅還京行至八斤兆奎等以神槍來擊頗
有傷者又明將黃蜚兵卒數萬在太湖中其軍勢較諸營最
強乍前乍却以觀世事奎勸易致書于蜚欲與合而蜚已由
吳淞江屯泖湖欲出雲間合沈猶龍軍李廷齡將八百騎自

蘇州追殺松江李成棟復將舟師合戰蜚軍大潰遂擒蜚餘
軍悉降江甯以南錢唐以北惟易兆奎一軍而已七月二十
日嘉興總鎮李遇春兵五十四艘過吳江自平望至白龍橋
列陣三十里易與奎兆奎來擊會陳湖沈某適至吳沈兩軍
相為犄角遇春兵敗而退未幾吳提督勝兆軍至與戰互有
勝負兆奎留易守營自卒銳卒伏蘆葦中昏時大兵過之
為所襲殺甚衆勝兆回軍易衆皆醜酒相賀而兆奎戒其衆
謹備無怠蓋知勝兆之將大集兵一舉而撲滅也俄而勝兆
合四郡兵至石樁橋諸港路皆斷絕易軍無見糧營中震懼
勸走海奎曰今四圍皆兵即欲走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捷我
當橫尸水上遂其以身許國之志豈能竄伏海洋苟求存活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邪黎明大兵鱗集八面環攻礮火雷飛箭如雨注會陰雨
連旬易營溘滯舉礮礮不震持弓弓絃解奎往來督戰自寅
至午大兵益多易衆內潰自相擊殺赴水者不可悉數奎
見勢不可為乃與父訣先沈妻子于河視其死而後自溺父
死于兵易服與驍騎數人乘小船南走父亦遇害餘兵悉
為大兵所俘八月二十二日事也自六月起至此未三月
而敗奎溺水氣未絕為兵所縛至蘇州土國寶欲降之不屈
遂解赴江甯見內院洪承疇兆奎厲聲詰之曰先帝時聞督
師洪承疇死親祭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邪二人邪承
疇無以應曰汝無問一人兩人也汝自為一人事耳驅出殺
之兆奎臨刑賦詩顏色不變時年三十九易于明年復聚潰

散起兵至嘉善見執死于杭州世傑字漢三一字賓王吳江人明諸生也丹桂樓雜製雖散佚覽其目多兵家言兼又慨論時事蓋留心有用之學者嘉慶二年疆圉大荒落九月望日

或傳孫孝廉兵敗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閒審知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考廉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呼麾下驅出斬之與施傳異附錄此以于此以備參攷病月載生靈又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十一

鄞全庶常謝山撰推官温令璜傳曰予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江夏賀公逢聖高陽孫公承宗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顧文康公鼎臣曾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唐知縣咸建暨弟舉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達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孫侍郎同敞蒲川韓公燿從孫厯城知縣承宣青州兵道招宣餘姚孫文恭公如游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鴻訓子都督孔和嘉善錢公士升子吏部棟長洲文文肅公震孟弟舍人震亨子乘嗚呼盛矣烏程體仁有推官亦宰相家兒也華亭徐文貞公階族孫中丞孚遠亦與從亡完節終于海上而温公之死猶足為其相君一洗門戶之玷是

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又謨明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箕仲錢公此詞歷敘世臣殉難者視推官傳更備其曰鋈山費文憲宏家有曾謀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家有湛有瀉秀水朱文恪公國祚家有永定東阿于文定公慎行家有元瞻宣城邱氏瑜有之陶而于華亭益之以念祖于江陵益之以允脩于嘉善益之以柀又曰吾郡錢忠介公肅樂諸弟相繼死國者三簡討肅範其第五弟也殉于福安其第九弟監紀推官肅典殉于鄞其第七弟職方主事肅遴亡命佯狂死于崑山庶常之麇述可謂詳矣然恨尚有闕者南昌之破也新建姜公曰廣投僕家池死闔門畢殉浙東既下金華朱公大典全家自焚而南海陳文忠公子壯子上庸起兵九江村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歿于陣崑山朱文靖公天麟子行人斗垣死于孫可望犯闕余同里朱文肅公國禎諸孫後軍都督府都事鑑如殉甲申闖賊之難又諸孫某乙酉起兵南潯帥其眾數千北拒王師尋敗受執語不屈大帥斷其喉殉友人潛抱屍以楮封其喉而斂之歸其家妻某氏一慟而絕既蘇日痛哭斷腸死噫諸君繫馬埋輪沈淵伏劍均無負膏梁之元胄不得以瑣瑣任子卑之也哂園孝廉世居輯里去文肅家不數里其作史詩時去鼎革未五六年而纂東南死事傳於鄉曲之忠義亦多滲漏何歟良由我州自莊廷鑑私續文肅史概事發織染數郡人士莊又文肅之鄰也嗣後遺臣逸老動色相戒莫敢有紀錄之者以故文獻無徵舊聞放失可嘆也朱生事余得

之鄭氏元慶湖錄五行攷中鄭氏采錄惜也逸其名雖然其名
逸而其人自磊落軒舉于宇宙間蓋以扶天綱而立人紀者
昔年道過吳淞江有土人同舟告余曰君之鄉有朱少師之
孫某國初舉義旗屯兵于此與大軍轉戰于白龍橋北
兵敗死難其名云何余謝不敏恥未能傳比鄰義士之名焉
是時殘照在空水天混一慨然想見異軍蒼頭特起舳艫兩
集旌旗星羅雷奔轟鼓風檣閃暘支撐旅拒回既墜之日噓
已燼之灰壯哉生也鬼雄魄毅長在太虛彷彿有雲車霓裳
獵獵然從空而下為之酌酒船昏以弔之噫事往百餘年矣
覺其人懍懍猶有生氣若彼陳演謝陞李建泰魏藻德之徒
名入史冊亦克壽世于無窮然而人皆不屑齒其名即偶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名而唾罵隨之不啻狗彘然嗚呼悽矣著雍敦病月十九
日癸未明日立夏書於菰城東成里寓舍魚計亭上
魯藩事跡莫詳于耒史莫核于謝山結埼亭集內外編何
啻一部魯春秋又閒及三藩其詞慷慨淋漓過于耒史似
出鄧光薦謝臯羽鄭所南一流手筆而謝山固奎章閣中
人物也乃亦有此種文字異哉兩集皆未付雕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十二

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

上諭曰前據各省查送應燬書籍內有朱璘明紀輯略一種朕詳加披閱其中敘及明季事實俱稱本朝為大清並恭載我

太祖高皇帝廟號其詞尚屬敬順並無誕妄不經字句本可無庸燬禁外省所以一體查繳者祇緣從前浙江省因此書附記明末三王年號奏請銷燬曾經允行嗣因評纂通鑑輯覽儒臣於本朝定鼎後即削去福王事實朕以歷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關係萬世至公必須斟酌持平權衡始能允協若前代偏私曲徇之陋習朕實不以為然如明之末造李自

成既陷京師江左遺臣相與迎立福王圖存宗社其時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福王果能立國自強則一綫綿延未嘗不可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特因荒淫孱弱君若臣相率為燕雀之處堂尋至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之例絕之特命於甲申以後附紀福王年號仍從分注之例而提綱則書明字以別之直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並於批閱時一一詳闡其說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心天理之公以垂示天下後世也至于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為國正與宋末昞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自不得等於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但思二王為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本非偽託且其始末雖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無足道而稱尊擅號首尾十有餘年事跡亦多有可攷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轉致失實無稽又何如為之約舉大凡俾知當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窮蹙無成更可以正傳聞之謠異又若其下諸臣當時因其旅拒王師率多以偽官為目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事者亦為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為其主守節不屈以致隕首捐軀者實不一而足較宋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髣髴雖開創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間闕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為無愧迄今日久論定朕方深為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即使載筆

有體亦不妨於事涉二王者書之為彼以稍存內外之別而其臣則書為某王之某概不必斥之為偽也著交四庫全書館總裁將唐桂二王本末撮敘梗概並將當時死事諸臣姓名事蹟逐一登載詮次成帙具稿進呈候朕裁定後即刊附通鑑輯覽之末俾論史者正名核實共知朕大中至正無一毫偏倚之私而表微闡幽益稱朕宏獎節義之意所有明紀輯略一書不必禁燬並將此通諭知之是年十一月初十日

上復諭曰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二十人

特恩賜謚仰見

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據傳聞未暇徧為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攷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蹇諤抵觸儉壬及遭際時難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隕行陳與夫俘擒駢慘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卒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

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如若相從舍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攷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於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許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獮薙然跡其冒鎬搜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竭忠效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懍懍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厯以至崇禎權姦接踵閹豎橫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閒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殉節諸臣既能為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醜類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縉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褻一貶來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

朕準情酌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瘝所有應
謚之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
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外史氏曰恭繹

敕書敬懷

聖天子湛恩公溥覃被無私微顯闡幽裁成義類即孔子作
春秋之旨也夫典午之朝志三國者不聞易黃初為章武也
天水之世記五代者不聞易開平為天祐也景炎祥興之建
號殘元諱之不聞與至元並紀也至於易代褒崇之典曠古
希有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粲自是宋室忠臣文
信國死於柴市竒溫世祖臨朝嘆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我用明太祖亦嘗嗟惜王保保為竒男子若此者史已僅見
然不過咨嗟其忠義而已即間有贈官追謚如唐太宗之於
堯君素宋太祖之於韓通亦不過偶及一二而已又若以宋
仁宗之寬厚以歐陽永叔之操史筆尚不為周三臣立傳見
譏於劉貢父其他則又何說是故存偏安之閏統錄死事之
遺臣大公至正天地為心立萬世史法之極伊古以來未有
如我

太上皇帝者今夫抗王師逆天命為七國之義士即真主之
頑民誰復齒錄之者矧去今更百三十年乎一旦扶之塵埋
委翳之中或予謚或祔祠又輯為勝朝殉國諸臣錄以褒之
則所以為忠義勸者至矣今夫攀龍鱗附鳳翼為新朝之佐

命即故國之降臣昔日申丹勅白以為羈縻尚主請昏以餌
歸附今猶有世襲罔替者一旦雷霆斧鉞之加或削謚或奪
爵又哀為貳臣傳以愧之則所以為叛逆警者嚴矣謹錄
諭旨二通於右將以冠逸史之簡端蓋不第如太史公所謂
文辭爛然可觀者已嘉慶三年余月乙未朔識於菰城學博
依齋時自東成里移寓之第五日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圖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